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代々 “复用” 研究（現代漢語「複用」構造の研究）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6-03-2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2281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大学院 外国語学研究科

平成 27 年度 博士学位論文

現代汉语“复用”结构研究

(現代漢語「複用」構造の研究)

博士課程

文化・交流専攻 言語コース

G13108 西村英希

目 录

前言	2
1. 本文所考察的“复用”结构的类型	2
2. “重叠”、“重复”及“复用”——“复用”结构的层级性	3
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5
4. 本文的语料来源	6
第一章 副词“复用”结构初探——主要以副词“都”与“还”为例	7
1. 引言	8
2. 先行研究及本文的研究对象	8
2.1 单音节副词的后置与复用	8
一对“易位”概念的再思考	8
2.2 “复用”的定义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9
3. 副词后置句的表意特征	9
3.1 “固定式后置”结构的生成	9
3.2 “常态句”与“后置句”的共现	10
4. 副词复用结构的语用功能	10
4.1 从“后置”到“复用”的单方向性	10
4.2 副词复用句的交互主观功能	13
5. 句末成分的语气功能与方言类型学视角	15
5.1 句末成分的语气功能与其虚化特征	15
5.2 后置语气副词的语气词化现象——以陕西神木方言为例	16
5.2.1 神木方言的语气词“还”	16
5.2.2 神木方言的语气词“是”	17
5.2.3 复用句的内部结构与句末成分的语气作用	17
6. 小结	18
第二章 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再议	19
1. 先行研究及本文的研究对象	20
1.1 人称代词的选择概率与其功能特征	21
1.2 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交互主观性功能——“期许寄托”功能	22
2. 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生成理据	23

2.1 人称代词“后置”句的生成	24
2.2 作为语气强化结构的人称代词“后置”句	24
3. 作为固定结构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探讨	27
——一种简单形式的“你 X 你”结构分析	27
3.1 “你 X 你”结构的特征	27
3.2 “你 X 你”结构的内部成分语义特征及其固化倾向	28
3.2.1 a) “你 + 名词 + 你”结构	28
3.2.2 b) “你 + 固定格式 + 你”结构	29
3.2.3 c) “你 + 动词 + 你”结构	30
3.2.4 d) “你 + 副词 + 你”结构	31
4. 小结	32
第三章 “我/你+说/想/看+我/你”结构分析	34
1. 引言	35
2. 话语标记的定义	35
2.1 董秀芳(2007)的定义	36
2.2 刘丽艳(2005)的定义	36
2.3 李宗江(2008)的定义	36
2.4 方梅(2005)的定义	37
3. 先行研究与本文的认识	38
3.1 强势话语标记“你看你”的生成过程及其语用功能 (张先亮、郑娟曼 2009) ..	38
3.2 责备义话语标记“你说你”(高怡喆 2015)	39
3.3 “我看我”构式化的可行度及其他成分进入该结构的情况	42
(刘菲露 2012)	42
4. 动词“说/想/看”的语义及其演变	43
5. “人称代词+说/想/看”结构的语义及其内部梯度	44
5.1 “我+说/想/看”的表意特征及其语气强弱量级	46
5.2 “你+说/想/看”的表意特征及其语气强弱量级	48
5.3 “我/你+说/想/看”作为话语标记的功能多寡梯度	49
6. “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结构的分布特点与其独立	50
性表现	50
6.1 “我说我”与“你说你”的独立性表现与其语用功能	50
——基于对《CCL 语料库》的调查	50

6.2 “我说我”与“你说你”的独立性表现与其语用功能	54
——基于对《北京口语语料》的调查	54
6.3 “你说你”与“你看你”的功能对比	58
7. 小结	62
第四章 “X 什么 X” 构式的语义内涵及语用功能	64
1 先行研究与本文观点	65
1.1 对“X 什么 X”内部结构关系的两种看法	65
1.2 “索引”说	66
1.3 以“构式”说解决两种内部结构关系分析之间的矛盾	67
1.3.1 原型“X 什么 X”的生成机制	67
1.3.2 从语音和信息特征的角度来看“X 什么 X”结构	68
2 “X 什么 X”构式的语义内涵——“(引用性)否定”	68
2.1 “元语(引述性)”否定	69
2.2 “既施行为”否定	70
3 “X 什么 X”构式的语用功能	70
4 小 结	72
第五章 结语	73
<参考文献>	77
——中国語文献——	77
——英語文献——	81
——日本語文献——	81
<语料出处>	82
语料库:	82
电视剧:	82
电视节目:	82
附录及附表	83
附录 1 《北京口语语料》简介	83
附录 2 转写文本(节选)	84
附录 3	88

话题备注： 88

前言

1. 本文所考察的“复用”结构的类型

成分“复用”是汉语口语中很常见的语法现象，学界对此已有关关注。据我们了解，最早述及“复用”结构的是孟琮(1982)(文中将该现象称为“重复”)，该文提出：口语里有一种重复现象，即一个句子往往是开头成分在句末又重复出现一次。例如：

- (1)你跟我嚷什么你？(马三立相声《黄鹤楼》)(2)我又老丈了又。(京剧《金玉奴》)
(3)这回猜对了这回。(侯宝林、郭全宝相声《猜谜语》)(4)早晨下雪了早晨。

文中对此类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简要的分析，现以X代表被重复的部分，Xa代表重复的部分。Xa有如下特点：

1. 一般都出现在句尾。
2. 一般只出现一次。
3. 不承担句子的重音。如，“我又老丈了我。”句子重音在“丈”上。“早晨下雪了早晨。”
4. 语音上和前面相邻的音节链接较紧，一般来说，不出现一个大于音节间停顿的停顿。

本文基本同意孟文观点，但有一点需要修正，即在該格式中，不是“开头成分”的成分也可以用作复用成分，比如句中副词。

上述例句均为本文研究对象。另外，张旺熹(2012)曾提出以下三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或者说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第一，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尤其是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代词，其语用功能(话语功能)的变异现象(如董秀芳 2005)，具有广泛而特殊的使用价值；第二，从汉语口语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汉语中还有许多与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相类似的其他复用结构存在，如孟琮(1982)所提到的各种重复现象以及像“搞什么搞”这种动词复用现象。在这种种重复或复用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共性、差异与机制，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第三，由于口语表达的即时性和现场性，口语中存在着结构、语义和功能的多重变异现象，如韩荔华(1994)所提及的重复与添加、缀附、追补、拆用、删除等，还有姚剑鹏(2008)所提及的会话自我修补以及姚小鹏(2011)所提及的篇章追补等现象。

我们认为，张旺熹(2012)所提到的问题都是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人称代词以及其他成分的复用结构更是我们所感兴趣的语言现象。我们希望从更大的语境并以更广的视野来关注汉语口语现象的会话特征，从而加深对一些比较特殊的语言结构的理解，而复用结构无疑就是这样一类语言结构。

据我们考察，现代汉语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复用结构主要有：

1. 副词复用结构(孟琮 1982、史有为 1992 等)；
2. 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孟琮 1982、史有为 1992、张旺熹 2012 等)；

3. “我/你+说/想/看+我/你”结构(刘月华 1986、陈振宇、朴珉秀 2006、姚占龙 2008、郑娟曼 张先亮 2009、刘菲露 2012 等);

4 “X 什么 X”结构(朱军 盛新华 2002、吴丹华 2010、2011 等)。

本文就将集中讨论上面几类复用结构。

2. “重叠”、“重复”及“复用”——“复用”结构的层级性

如上所述, 孟琮(1982)在讨论“重复”现象时的确提及过“搞什么搞”之类的结构。但确实将其结构排除在研究范围值外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该文并没有把(1)你跟我嚷什么你?(马三立相声《黄鹤楼》)类语句和“搞什么搞”类语句看成一类语言现象。而在我们看来, 上述现象是可以形成一个语言连续统(continuum)的, 所以我们应该将其放入同一框架中进行讨论, 由此才能看到在汉语内部中存在的“反复”这样的表达机制及该机制的能产性。

在人类语言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同一成分“反复(iteration)”使用的现象。因其机制和功能的多样性, 很难用一个定义来界定各种“反复”的现象。从总体上看, 大致可将其归为两类, 即重叠(reduplication)和重复(repetition)。关于二者的区分, Gill(2005)指出:

(5)By definition, repetition and reduplication differ in the following way: whereas repetition applies across words, and is therefore subsumed under syntax or discourse, reduplication applies within words, and is consequently taken to be part of morphology.

从定义来看, 重复(repetition)和重叠(reduplication)的区别就在于: 重复(repetition)用来标示词和词之间的关系, 因此, 它们一般是被归入句法或话语范畴的现象; 重叠(reduplication)只标示词以下的单位, 因而自然就被在形态范畴中处理。

首先, 关于“重叠(reduplication)”, 汉语学界已有比较一致的认识。朱德熙(1982:25)指出, 重叠指的是“妈妈、看看、个个、清清楚楚”一类词的构词方式。“妈”是“妈妈”的基式, “妈妈”是“妈”的重叠式。张敏(2001)认为, 重叠的形式特征可概括为“类同语言形式在言语轴上的毗邻复现”。李宇明(1996)则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提出, 重叠是使某语言形式重复出现的语言手段, 是汉藏语系、南岛语系(又称“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南亚语系等亚太地区语言中常见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 “重叠(reduplication)”在汉语中还是一种构词现象。

如前所述, 超过词单位的反复被称为“重复(repetition)”, 对此人们一般会在句子或话语层面上进行讨论。在近期研究中, Forza(2011)指出: “重复(repetition)”并不具有语法意义:

(6) Repetition has an exclusively iconic function, basically with a single meaning, emphasis. No formal aspects are involved here.

实际上, 关于上述区分标准, 至今还未见到非常充分、具体的阐释。同时, 我们也发现, 对相关问题其实还存在另一个思考的维度, 即在各类“重复(repetition)”现象中, 有一类是极为接近(也可认为是“属于”)“句法”层面的现象, 我们沿用张旺熹(2012)提出的术语称之为“复用”。有的“重复/复用”结构是一种高频结构, 其表现更接近于“构式(construction)”。本文将在张旺熹(2012)的基础上, 解析“重复/复用(repetition)”结构在形式和功能上的连续统表现, 并尝试为“反复”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Gill(2005)曾基于对印度尼西亚语廖内方言(Riau dialect of Indonesian)的考察, 提出区分“重复(repetition)”与“重叠(reduplication)”的六个必要充分条件。

表 1: Gill(2005)给出的区分“重复(repetition)”与“重叠(reduplication)”的区分标准(英语)

	Repetition	Reduplication
1. unit of output	greater than word	equal to or smaller than word
2. communicative reinforcement	present or absent	absent
3. interpretation	iconic or absent	arbitrary or iconic
4. intonational domain of output	within one or more intonation group	within one intonation group
5. contiguity of copies	contiguous or disjoint	contiguous
6. number of copies	two or more	usually two

表 2: Gill(2005)给出的“重复(repetition)”与“重叠(reduplication)”的区分标准(汉语)

	“重复(repetition)”	“重叠(reduplication)”
1. 输出单位	大于词($XX > \text{词}$)	等于或小于词($XX \leq \text{词}$)
2. 补充表达功能	有	没有
3. 词汇义/句法功能	“强调”或 没有	“强调”或 随意
4. 语调单位的数量	一个以上	一个
5. 重复成分之间的连续性	衔接 或 离散	衔接
6. 重复次数	两遍以上	通常为两个

根据以上标准, 可以较好地区分“重复(repetition)”与“重叠(reduplication)”。那么, 据此标准, 是否可以对本文所要讨论的“复用”现象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重复(repetition)”

做出大致的区分呢?我们认为,上述表格完全可以增加一个维度,即将汉语独特的句法现象——“复用”结构纳入其中。以下是我们尝试给出的“复用(repetition)”和“重复(repetition)”的区分标准:

表 3: 本文给出的“复用(repetition)”和“重复(repetition)”的区分标准

	“复用(repetition)”	“重复(repetition)”
1. 输出单位	大于词(XX > 词)	大于词(XX > 词)
2. 补充表达功能	可有	有
3. 词汇义/句法功能	有	“强调”或没有
4. 语调单位的数量	一个	一个以上
5. 重复成分之间的连续性	离散	衔接或离散
6. 重复次数	两遍	两遍以上

根据以上标准,可对本文研究对象做出如下区分:就目前情况而言,“副词复用结构”和“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语用特征比较明显,因此可以说,它们是更偏向于“重复”的“复用”结构。而“你/我+看/说/想+你/我”结构和“X什么X”结构则为固定化程度较高的结构,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复用”结构,甚至可以说固定化程度最高的“X什么X”结构应为复用结构的指标性格式,在“X什么X”结构中或多或少能看到一些“复用”结构的共性特征。总之,“复用”结构之间也是存在着层级性的,我们对分别处于不同演化阶段的“复用”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对此类现象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功能有更好的了解。

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限于我们的阅读范围,从李向农(1985)到张旺熹(2012),其间大概已有二十五年没有见到系统、具体探讨“复用”结构的专门性研究。有些研究虽然对相关问题有所涉及,但研究重心并不在此类结构上。从对以往文献的简要回顾中,我们感到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张旺熹(2012)之前,很少有学者把复用结构当成一个固定的格式来看待,更不要说是从“构式”的角度展开讨论。而在我们看来,本文所讨论的“复用”结构已为有着特定的结构义及主观性(subjective)或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e)特征,并有着独特的适用语境的语言结构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类语言现象。这也就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另外,还想提及的是,在其他语言中,我们也能看到同固定化程度最高的“复用”结构——“X什么X”结构极为相近的语言结构,如;

(7)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话?

“Proud” -and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not” - And yet “not

proud” ?

什么“喜欢”“不喜欢”，“感谢”“不感谢”！

Mistress minion you, Thank me no thankings, nor proud me no prouds.

死丫头，感谢什么感谢(我也不要你感谢)，喜欢什么喜欢(我也不要你喜欢)。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五场

(8) “I heartily wish I could, but-----”

我衷心的希望我能，可是。。。

“Nay, but me no buts—I have set my heart upon it.”

不，(可是什么可是)不能再说“可是”——因为我对自己承诺过。

——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古董家(The Antiquary)》

(スティーブン・ピンカー(Steven Pinker)(2009:134-136))

以上两个例句出自 16~18 世纪的英语文学作品，其形式与功能均与汉语中的“X 什么 X”结构相似，这说明该语言结构式的形成和使用是可以在人的语言认知中找到根据的，我们有理由将其作为一类语言现象进行研究。

本文将在对先行研究及汉语口语语料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从语言交际过程出发，分析我们所讨论的各类“复用”结构的生成机制、表述功能等，并试图突破词类界限，对跨词类的成分“复用”现象做出统一的描写和解释，进而尝试构建汉语“复用”结构的研究框架，力求取得普遍适用于各类“复用”结构的研究成果。

4. 本文的语料来源

本文所用语料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语言学中心的《CCL 语料库》和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的《北京口语语料库》。另外，我们还通过电视剧及电视节目搜集更为真实、生动的口语语料。

第一章 副词“复用”结构初探——主要以副词 “都”与“还”为例

1. 引言

从总体上说,人们对所谓“易位”和“复用”现象的认识,一般停留在将其看做临时产生的语用现象的层面上,这是此类口语现象研究所难以摆脱的束缚。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这些表面上来看只不过是一种语用现象的结构也有“固定式”用法(陈建民 1984),即其作为特定的句式已经稳定下来。张旺熹(2012)也指出,“人称代词复用结构”拥有特定的结构义。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对由副词“都”与“还”构成的复用结构及与其相关的后置结构的句法表现与语用功能加以分析,并试图对句末成分的演化方向做出一定的预测。

2. 先行研究及本文的研究对象

简单地说,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副词后置结构“XP 都(还)”与复用结构“都(还)XP 都(还)”。本章第三节主要讨论“后置”句问题;第四节则主要讨论后置句到复用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整个结构的语用功能;第五节从类型学角度讨论句末成分的语气词化倾向。总之,我们将通过以上分析,认识由“都”与“还”构成的复用结构的基本面貌及“都”与“还”作为句末成分的语气功能。

2.1 单音节副词的后置与复用

一对“易位”概念的再思考

陆俭明(1980)在解释“易位”这一概念时说:“汉语主要的特点在于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因此在汉语中,那些彼此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存于同一句法结构之内的句法成分,如主语和谓语修饰语和中心语,述语和宾语等,它们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可是在口语里却常常可以灵活地互易位置。”文中举例:“快起床吧,都八点了。”“你明天还看吗?”在口语里,句子的前后成分可以倒置,说成(以下两例均引自陆俭明 1980):

- (1) 快起床吧,八点了,都!
- (2) 你明天看吗,还?

文中采用的是“互易”和“倒置”这样的说法,并强调这是口语中常常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即便是在口语中,句法成分的“互易”或“倒置”也不是非常灵活的,而是会

受到种种制约的。

其实，如果着眼于该现象生成的认知程序，将其称为“追补句”可能会更妥当一些（参见张燕春 2004）。不过，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本文一律称之为“后置句”。

2.2 “复用”的定义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最早关注到我们所说的“复用”现象的研究应该是孟琮(1982)，该文讨论的是“一个句子，往往是开头的成分在句末又重复出现一次”这样的现象，具体地说，就是像“你跟我嚷什么你？”、“都给你裁好了都。”之类的语句，也即所谓的“重复”句。文中对此类语句所做的细致的描写及简要的分析很有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参考。不过，其中也有一些说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譬如，该文把以下两个句子都划归“重复”句：

(3) (听杨桃和李葵没好上，杨桃妈妈生气出去了)

李兆先：不过你妈呀，当家长的都这样，我就这样嘛，一听你们这个事要成，
那就想到抱孙子了都

(《咱们结婚吧》集 19)

(4) 那就都想到抱孙子了都

按照该文的解释，前者是后者的省略形式，因此不需要区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十分妥当的。

张旺熹(2012)曾对“你数落我数落个啥呀你？”之类的句子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人称代词复用结构”这一概念，该文是把此类结构当做拥有特定的语用义的句法形式来看待的。本文借用该文所用“复用”概念，将“都给你裁好了都”之类句子称为副词“复用”结构，并尝试对副词复用结构的生成机制、语用功能及其中副词(本文主要是指“都”与“还”)的特征和性质加以阐释。

3. 副词后置句的表意特征

3.1 “固定式后置”结构的生成

陈建民(1984)在讨论“追加”这种语义手段时已经注意到，北京口语里的“几点了都”要比“都几点了”用得更多，应用范围更为广泛。该文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最初是临时性的，由于使用非常频繁，从而逐渐固定下来，人们已经感觉不出“追加”的存在了，这种追加方式就被称为“固定性追加”。我们赞同“固定式”这个说法，但“追加”这个说法并不是非常符合我们对问题的认识的，因为在我们看来，有的“都”并不一定是“追加”的，而是说话人本来就打算将其置于该位置上的。因此，我们综合两种说法，将这样的句子称为“固定式后置”结构，并认为上述“固定式”用法的形成与句末副词

的广泛应用及其语气功能的呈现，是生成“复用”结构的关键因素。

3.2 “常态句”与“后置句”的共现

语料调查表明，在会话中，人们有时会连续使用常态句和后置句，例如：

(5) (果长山对一边看电视一边笔记的老婆说)

你还记呢，记呢还！

(电视剧《咱们结婚吧》集5)

例句(5)的前句和后句所表达的命题义都是一样的，即在客观表述的层面上二者不存在什么区别。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前后两个句子顺序颠倒之后，就不是特别自然、顺口了，例如：

(6)? 你记呢还，还记呢！

如上所述，例句中的前句和后句表达的是同一个命题，而说话人改变语序也即把副词或人称代词放在非常规的位置上，就是为了加强语气，使表达更具主观化色彩。从表述功能的角度来看，后置句要比常态句的语气更强，主观化程度更高。而“常态句”在前、“后置句”在后，客观性表述在前，主观性表述在后，从而形成语气渐强、主观化程度渐高的表述顺序，是合乎听说双方的认知程序的。这可能也正是例句(6)不如例句(5)自然、顺口的原因所在。正如陈建民(1984)所指出的，后置句经过大量的反复使用和习惯化，已经拥有一定的句式义了，那就是通过把某个成分放在句末位置，实现加强语气的表述。我们同时也要指出，这种用法的关键还在于要轻读副词、人称代词等后置成分，重读后置成分以外的成分。

4. 副词复用结构的语用功能

4.1 从“后置”到“复用”的单方向性

限于我们的阅读范围，陆俭明(1980)是最早将副词在句末出现的情况称为“状语和中心语”之间的易位现象的，并指出能够易位的副词并不多，单音节副词只有七个，即“都、还、就、快、又、在、正”，如（以下例句均引自陆俭明 1980，为便于表述，按本文例句顺序编号。）：

“都”

(7) 快起床吧，八点了，都¹。(快起床吧，都八点了。=(1))

“还”

(8) 少先队员呢，还！(还少先队员呢！)

“就”

(9) 怎么？你走了，就？(你就走了？)

“快”

(10) 电影开演了，快。(电影快开演了。)

“又”

(11) 你游泳了，又？(你又游泳了？)

“在”

(12) “老刘呢？”“下棋呢，在。”(在下棋呢。)

“正”

(13) 先别走，外边儿下雨呢，正。(外边儿下雨呢)

另外，孟琮(1982)曾载明，副词“也”也是可以复用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副词“才”、“可”和“先”都可出现在句末，如(下横线均由作者追加)：

“也”

(14) 远地儿没去过，没有时间，孩子也小。这孩子要大，到孩子到四五岁带出去，他也能有抵抗能力也。平常啊，就也就只能休息。(《北京口语语料》)

“可”

(15) 罗鹂：真的？我录音了啊可。(《离婚律师》集18)

“才”

(16) 原来我们住得比较窄，原来住两间屋，才二十二米才。(《北京口语语料》)

“先”

(17) 然后呢，一人呢倒杯茶水。茶水里当然得搁糖了，不能太满了，就是多半杯似的，哈就是呢意思意思。吃这个先。然后呢，一人呢，呆那么十多分钟呢，然后呢再撤了，然后呢，再摆桌。(《北京口语语料》)

西村(2013)指出，陆俭明(1980)所列举的七个可后置(该文称之为“易位”)副词当中有四个是可以复用的，即“都、还、就、又”。此外，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可后置副词“也”、“可”、“才”和“先”也是既可以“后置”，又可以“复用”的副词，以下例句有

¹ 副词前面的停顿和符号为书面形式上的标记，这并不意味着在语音上也存在停顿。

些是我们对已有语料进行加工，并经过母语者检证的句子。当然，绝大部分例句都出自真实语料。例如：

“都”

(18) 向所老婆：老向啊，这孩子拉肚子，都拉一天出黄汤了都！（《无贼》集 1）

(19) 王自健：你都这个熊样了都（《80 后脱口秀》2015/01/03）

(20) 八斗：咋都这么不听话呢都！（表“总括”的“都 1”）（《龙门镖局》集 1）

“还”

(21) （田淑云想让外孙多报几堂课）

老公：等会儿等会儿，可咱家锦心还不到一岁呢还。

田淑云：那有什么呀，越早越好，你再晚了来不及了呀！（《裸婚时代》集 24）

“就”

(22) 段虎：知，知道谁来看我来了吗？向所，我向哥。用不了几天我，很快就出去了就。

囚犯(胖子)：就是抓你进来那向所？（《无贼》集 1）

“又”

(23) （田淑云在跟小孩玩）

田淑云：你真脑子，你真(…)（拍拍手说）ei！

老公：又怎么了又！（《裸婚时代》集 24）

“也”

(24) 远地儿没去过，没有时间，孩子也小。这孩子要大，到孩子到四五岁带出去，他也能有抵抗能力也。平常啊，就也就只能休息。（=(14)）

(25) （两个人在说刘易阳老婆要住院生孩子的事情）

刘易阳：你不是认识那么多妇产医院的人吗，你随便找一个，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冬瓜：不是，问题是，你要是解决问题，哥们儿分分钟给你办了。可是你们家

司令那情况跟我熟悉的部门专业也不对口啊也（《裸婚时代》集 10）

“可”

(26) 罗鹂：真的？我可录音了(啊)可。（对例(15)进行加工的句子²）

“才”

(27) 原来我们住得比较窄，原来住两间屋，才二十二米才。（=(16)）

² 本文所用的“自造句”、“加工句”及其语境设置均经过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汉语母语者检证，主要检证者的出身地分别为辽宁省沈阳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天津市等中国北方地区。

“先”

(28) 然后呢，一人呢倒杯茶水。茶水里当然得搁糖了，不能太满了，就是多半杯似的，哈就是呢意思意思。先吃这个先。然后呢，一人呢，呆那么十多分钟呢，然后呢再撤了，然后呢，再摆桌。(对例(17)进行加工的句子)

归结起来，我们发现，可后置的单音节副词一共有 11 个，即：

(29) 都、还、就、又、也、可、才、先、快、在、正

而可复用的副词一共有 8 个，即：

(30) 都、还、就、又、也、可、才、先

那么，可以复用的副词和不能复用的副词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其实，不难看出，可以复用的副词都是主观情态义凸现的成分(如：都、还、就、又、也、可、才、先)，与此相反，不太能“复用”但能“易位”的副词多为表示客观时间概念的成分(如：快、在、正)。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后置”句和“复用”结构之间存在的单向性倾向，也就是说，可“后置”的成分不一定都可以“复用”，相反，可“复用”的成分无一例外地都可以“后置”。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复用”结构的主观程度要比“后置”句更高。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副词“先”的“后置”以及“复用”用法(例如，我们常会看到的“你走先”、“先玩儿起来先”等等。)在我们看来，此类用法的出现主要是网络语言的影响，因此，关于“先”的复用问题，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³另外，据我们所知，广东话的副词“先”是普遍在句末位置使用的，而广东话又是影响力较大的方言之一，在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过程中，不仅有普通话影响方言语法现象的情况，同时也有方言中的语法现象影响普通话的可能性，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也应当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4. 2 副词复用句的交互主观功能

“主观”程度的强化有时也会反映在从“主观(subjectivity)”到“交互主观(intersubjectivity)”的连续统中，这是语言表述的主观性进一步增强的表现，或者说是语言表述进一步主观化的表现，是言/写者内在的情感、情绪及态度等转而寄托到听/读者身上的表现。“交互主观”的涵义如下：

(31) “所谓交互主观化是一个认识意义层面的过程：言/作者在认知意义或社会意义

³ 比如，在购物网站淘宝网的网上店员在聊天时经常在句末用“亲”，表达亲切的感觉，这是所谓的“淘宝体”。对此，笔者曾有亲身体验。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aKxpemfZB1XEiSuvAjyYtMdzF9vUDYAEmlYkAZBRniP3Lefhf0IpKpBXptRD8qw-csg9qSvOF7EoI8JgB9VPIq>

上对听/读者自我的关注，逐渐被编码或外化成具体的语言结构式所表达的意义。”
("Intersubjectification is the semantological process whereby meanings
come overtime
to encode or externalize implicatures regarding Speaker/Writer's
attention to the 'self of AD/R[=addressee/reader]'s in both an epistemic
and a social sense.) (Traugott 1999, 作者译)

副词复用结构具有交互主观功能，即在对话语境中表现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某种态度。以复用结构形式出现的句子，往往都有期盼在听话人身上引发某种变化的作用。例如：

(32) [西风因果然昨天把和他小姨子的约会砸了生果然的气，但果然一直在不停地笑]

七星：太丢人了，别笑了哥，你这好意思吗？

西风：好意思还笑呢你还！

(《咱们结婚吧》集2)

(33) [西风为了挽回一天前的事，要让果然去 KTV 哄自己小姨(杨桃)开心]

果然：我至于还弄一 KTV 包间吗，哎哟喂我。不是，七星，见一面，就跟我见一面，你说我跟你那小姨子都掐成那样了都，就还这么死气白赖，你说这不是花痴，这是什么这个？

(同上)

例(32)中，西风在指责果然的同时，也想制止他发笑；而例(33)中，果然在讲述事实的同时，也在试着让七星同意自己的想法，不去见人。这两个句子都不是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在宣泄强烈的感情的同时，也期望对听话人产生某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副词复用结构不仅是一种带有强烈感情的表达式(主观表达)，而且是具有“交互主观”功能的语言结构式。

张旺熹(2012)把“复用”结构看作具有“唤起”功能的结构，并指出“唤起”功能的弱化，又派生出“情感宣泄”功能，文中对该结构的功能做如下区分：

1. 言者不需/不等听者回应而连续发话
2. 听者对言者唤起有所反应

“1”类是言者侧重情绪或情感的宣泄，而没给听者留下选择余地，甚至说没有更多地顾及言者的表达，是具有“宣泄”功能的表达；而“2”类则为关注听者，甚至试图唤起听者的某种反应的表达，是具有“唤起”功能的表达。在我们看来，前者具有主观性，后者则具有交互主观性。就其语用功能而言，复用结构可被划入后者，“唤起”功能是复

用结构的基本功能。更进一步说，我们把言者将期许寄托于听者的表达方式称为“期许寄托功能”。正是这种“期许寄托”功能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从交互主观性的角度来理解“复用”结构。

关于语言表述的主观化问题，Traugott(2010)曾提出以下观点：

- (34) 非/较少主观(non-/less subjective) > 主观(subjective) > 交互主观
(intersubjective)
(参见 Traugott 2010:4)

以上演变过程，其实是同语句从常态句到后置句，再到复用句的变化过程相平行的，可将这一过程图式为：

- (35) 常态句(非/较少主观) → 后置句(主观) → 复用句(主观/交互主观)

到目前为止，复用结构的“主观”和“交互主观”功能还存在一定的交叉，即还没有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构式分化。虽然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认为，“复用”句的“交互主观”性特征已经十分明显了。

5. 句末成分的语气功能与方言类型学视角

5.1 句末成分的语气功能与其虚化特征

有关“复用”结构中的句末成分的语气词化倾向问题，孟琮(1982)曾有论述。该文讨论的是“一个句子，往往是开头的成分在句末又重复出现一次”的现象，具体地说，就是“你跟我嚷什么你？”、“都给你裁好了都。”之类语句。文章在对此类现象加以描写和分析之后指出：构成Xa(这里的Xa指句末重复的部分)的主要成分是代词；这种重复格式是口语中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纯熟的、流利的口语；有Xa的句子一般总是带有比较强烈的语气；Xa的作用相当于语气成分。如前所述，复用结构的句末“都”与“还”是已具有交互主观性特征的成分，将来是否也有可能像日语和韩语的句末敬语标记一样，虚化为句末“语气词”？我们认为，至少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另外，通过语音弱化程度的实验调查，我们还发现，有的后置和复用结构当中的复用副词已经出现韵母几乎脱落现象(央化⁴)，例如：

⁴ 关于语音的“央化”现象，请参看 潘悟云(2002)。

(36) 段西风：果然你真能坐得住啊，还乐呢还！（《咱们结婚吧》集2）

其句末“还”有明显的语音弱化倾向⁵，即：

(37) [hai] → [h(ə)]

5.2 后置语气副词的语气词化现象——以陕西神木方言为例

有的方言里也有类似现象，并更引人注目。例如，在陕西神木方言里，副词“还”和“是”就是可以放在句末的，而且它们在该方言中已是相当于“准语气词”²⁾的成分了，这同普通话中的句末副词的性质还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或者说，其主观化程度要高于普通话里的句末副词。

5.2.1 神木方言的语气词“还”

邢向东(2002)指出，使用句末“还”的句子隐含着“就这样了”、“再怎么也是白费劲”的言外之意。“还”可以被看作准语气词⁶。例如：

(38) 这号儿人还！（跟他说不成！⁷） 这号人嘛！（跟他没法儿讲理！）

(39) 这阵儿了还！（快不应去了）都这会儿啦/这会儿了都！（还去干什么？/快别去了！））

(40) 人也殁了还！（要钱做甚嘞？） 人都死啦！（还要钱干嘛！）

(41) 走也走了还！（说顶甚事嘞？） 走都走啦！（骂他还管什么用！）

(42) 人家种也种上了还！（咱能跟人家比嘞？） 人家种都种上啦！（咱还能跟人家比吗？）

上述例句大致都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句末均有感叹号，这说明整个句子带有很强烈的语气，也可以说是典型的主观性较强、口语色彩非常浓烈的表达形式；第二，句末成分“还”的前面大都加有语气词“了”，这同“都 3(所谓表“已经”的 都)”后置时的情况极为相似。实际上，如前所述，很多副词后置句也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后置副词只能出现在句末语气词的后面，这可以被看作副词后置句及复用句里的句末副词已经

⁵ 神户大学的朱春跃教授曾与笔者用机器对这里所说的语音弱化现象加以确认，在此谨致谢忱！

⁶ 邢向东先生在私信中告诉作者，称其为“准语气词”，完全是为了便于讨论问题，实际上在该方言中它们的确就是语气词。

⁷ 神木方言的普通话译句和后续句均出自邢向东先生的文章及作者和邢先生的私信。

进一步虚化(语气词化)的证明之一。因为从道理上说,该成分只有已经虚化到一定程度,才比较容易放在句末语气词的后面;第三,按照普通话的用法,该“还”似乎都能换成语气副词“都₃”。在我们看来,该方言中的准语气词“还”基本摆脱了原有的语义内涵及用法的制约,进而呈现出较独立的表述特征及语气词化倾向。简单地说,这里的“还”所呈现的表述特征同普通话中的“都₃”极为接近,而同“还”的原义和用法距离略远。

另外,关于语气词“还”的分布,该现象不仅在邢文所指出的几个晋方言地区,即陕西、内蒙古等地区能观察到,据我们的初步考察,还有山东省胶东半岛的东端文登地区的文登方言及处于山东省中部的淄博方言中也能看到这个事实也一定程度上支持,跨汉语言存在的“副词”在句末位置虚化的倾向。

5. 2. 2 神木方言的语气词“是”

我们在神木方言中还能看到从副词转为语气词的“是”,转为语气词之前的“是”应为吕叔湘(1999:499)提及的既表“肯定”,并不重读时可省略的“是”,如:

(43) 我[是]问问,没有别的意思

下面我们就看看邢向东(2006/2007)中的语气副词“是”通过语用后置语气词化的例子:

(44) a. 吼我(是)做甚嘞? (真性问) → b. 吼我做甚嘞是? (真性问/反问)
叫我干什么呢? 叫我干什么呀? /叫我干嘛?

例(44)a中,“是”去掉,整个语句仍可成立,“是”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成分,但例(44)b更倾向于被理解为“反问”句了,句末“是”貌似无法省略。在以下例(45)、(46)中,“是”的添加给整个句子带来反问语气的实现,结果引起表疑问的语气词“嘞”的脱落,而“是”单独出现在句末了。这两个句子都含有“督促、催促”等语气。

(45) 放下那么多的肉你不吃是! 剩那么多肉,你干嘛不吃,吃呀!

(46) 天成这么个,不把电扇打开是! 天热成这样,干吗不把电扇打开!

以上是语气副词“是”通过语用后置转为语气词的例子,由此看来,反复在句末位置使用的副词的确是有可能转为成语气词的。

5. 2. 3 复用句的内部结构与句末成分的语气作用

作为具有相似的逻辑结构,甚至其凝固度比副词复用结构更高的构式,汉语中比较常用的还有“X₁什么X₂”结构(如:“跑什么跑”,关于此类结构,本文将有专章讨论)。在该结构中,一般要重读的X₁往往都是引用性成分,而处于句末的X₂相对来说是倾向于

被轻读的。 X_2 既是重复 X_1 的成分，也是更倾向于表达语气的成分，其作用主要不在命题层面上，而是主要在该结构中承担着一定的情态也即语气功能，在此意义上说，其特征和作用更接近于语气词。

副词复用结构同“ X_1 什么 X_2 ”结构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同一个成分重复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后一个 X 便主要承担表语气的功能。从道理上说，当我们把同一个成分放在一个句子中时，后一个成分会有加强语气的作用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其命题义已经显现在句中，没有必要仅将其作为命题成分重复使用。

总之，无论是从其句法位置及其语音轻化等形式特征来看，还是从其语义虚化或命题义冗余等表意特征来看，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副词复用结构中的句末副词不应再是命题成分，而更接近为整个语句增添一种语气的情态成分。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从命题层面上说，上面两个结构中的复用成分似乎缺少足够的信息价值，但从句式构成的角度来说，却不是可有可无的成分，它们所承担的情态或者说语气功能，对整个结构的构式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说，副词复用结构在人的语言认知中正在被固化为固定的结构式。

6. 小结

通过考察与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情态副词“都(主要是指“都₂”和“都₃”)”与“还”的确是可以“后置”甚至“复用”的成分，而从“后置”到“复用”；从“主观”到“交互主观”，其生成过程和功能演化都呈现出具有连续统特点的单方向性。与此同时，情态副词“都”与“还”还有可能进一步虚化，即有语气词化倾向，这无论是从方言类型的角度，还是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极为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近年来，随着语言类型学越来越受重视，方言语法的描写也日渐充分。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恰恰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各种方言现象或特征都有可能被吸纳、呈现在这个系统中。在此意义上说，汉语方言是可以被看作反映普通话未来面貌的一面镜子的，我们今后在关注“复用”结构之类正在发展、演化的普通话现象时，无疑也需要关注方言语法的研究动向，需要探讨相关现象之间的关联关系。

第二章 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再议

1. 先行研究及本文的研究对象

赵元任(1980:40)指出,在汉语口语中,“进来吧,你!”和“要睡了,我。”等“倒装”句可以改成“重复”句,而“原来的句值也不改变”,如:

(1)你进来吧,你!

(2)我要睡了,我。(下横线均由作者追加)

孟琮(1982)则曾列举如下例子:

(3)你跟我嚷什么你?

(4)我又老丈了我!(下横线均由作者追加)

该文也认为这是一种重复现象,并指出这样的句子和在上文中讨论的“易位”句或“倒装”句密切相关,这一点是前述文献的共同之处。孟文经过分析指出,比如在例(3)中,如果前一个“你”(文中将其标成“X”)代表的是被重复的部分,而后一个“你”(文中将其标成“Xa”)代表的是重复的部分,孟文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了一个结论,即易位句或倒装句只不过是 $X=0$ 的情况。文中还指出,重复句中的句末成分,如放在句末的“你”和“我”(孟琮1982称之为 X_a 、张旺熹2012称之为复用代词),相当于语气词。史有为(1992)也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即对各种“重复”现象重新加以描写,不过,该研究依然停留在梳理与描写阶段,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们以上回顾的个别研究实际上都是30年以前的研究,而后来也较少有相关成果问世。最近,张旺熹(2012)对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考察与解析,基于对电视剧《裸婚时代》台词的分析,提出“人称代词‘复用’结构”这一概念,并指出,这是一种拥有“负面情感宣泄功能”的结构式,如:

(5)[李冬与孙晓娆谈刘易阳飙车被抓一事]:你数落我数落个啥呀你?

(集18、转引自张旺熹2012)

文中指出:“该结构是汉语口语系统中,言者主要用来进行负面情感宣泄的一种话语结构;其复用代词作为一种话语手段,主要用以帮助言者实现情感宣泄的交际意图,因此它有可能向语气词演化”。

张旺熹(2012)的主要价值就在于:通过该语言结构式在一部电视剧中所出现语境(包括言者与听者的血缘关系、地位关系等)的分析,来解释其不同语境中所具有的表意特征,并由其在个别语境中的用法归纳其语用功能,即将其功能归结为“情感宣泄功能”。应当说,上述认识也正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不过,在我们看来,该文也还存在一定的不

足。譬如，该文是通过对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话语功能的观察，解析其“消极情感宣泄功能”的，我们认为还需要从语言交际的“交互性”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这一结构所具有的语用功能，甚至可以说是句法功能。其实，复用结构的语用功能不仅体现为言者用以“宣泄”自己的情感，而且还会涉及到或者作用于听者一方。另外，正如张旺熹(2012)所提到的那样，我们还将把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纳入整个复用结构体系中加以考察，探讨各种复用现象背后所存在的共性、差异及机制。

同时，综观已有研究状况，我们不得不说，已有研究所提及的几乎都是语用现象，都是依然停留在语用层面上的结构。而实际上，人称代词复用结构除了已有研究所提及的语用色彩极为浓烈的结构之外，其中也有一些“固化”程度较高的结构，即本章将讨论的“你 X 你”结构(如：“你王八蛋你!”)。在下文中，我们首先通过描写作为固定结构的人称代词“后置”结构的生成过程，阐释“复用”结构的生成基础所在，并对固定结构“你 X 你”进行分析。

1.1 人称代词的选择概率与其功能特征

根据张旺熹(2012)的分析，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基本框架主要有三类，其中，“你(们)……你(们)”是用得最多的，约占 75%，其次是“我……我”，约占 22%，而最后一个则是“他……他”，约占总用例的 3%。

我们同时也对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中所出现的复用结构对人称代词的选择情况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表 1：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人称比率

人称	数量	比例
你(听话人)	130	59.91%
我(说话人)	76	35.02%
他(她)	11	5.07%
总计	217	100%

从张旺熹(2012)对电视剧《裸婚时代》中出现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对人称的选择所做的统计及本文对电视剧《咱们结婚吧》所做的统计可以看出，以压倒性比率高频出现的均为由第二人称“你”构成的结构，与占第二位的由第一人称代词“我”构成的复用结构差距巨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主体为含第二人称“你”的结构，“你 X 你”结构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的对象。

我们在表1中已经注明，第二人称代词“你”代表着“听话人”，那么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应当说主要就为指向“听话人”的结构，即为具有交互主观功能的语言结构。从其所出现的语境的角度来看，该结构不能出现在叙述语体中，也不能出现在说话人自言自语，类似“独白”的语境中的，这也是它作为具有听话人指向及交互主观功能的结构的佐证。我们认为，所谓“口语”其实就是一定需要听话人(包括与虚拟人物的对话)的语言表达现象，因而也可以重新将“口语”定义为只出现在交互语境中的语言。

1.2 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交互主观性功能——“期许寄托”功能

请先看一下张旺熹(2012)所用的各结构框架的典型例句：

(6) [童佳倩因为刘易阳在抱孩子时睡着了而生气]：你不行你叫我呀你! (集19)

(7) [田淑云在电话中跟姐姐谈论刘易阳]：我根本就受不了他我。 (集5)

(8) [陈娇娇母亲当着田淑云等人骂黄有为拒绝与陈娇娇结婚]：

你说，那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他是人吗他! (集25)

以上三个例句中使用的人称代词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那就是都用于交互语境，即在口语对话语境中，在由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对话框架中使用。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语境其实是指广义的语境，包括上下文、出场人物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场面背景等各种话语环境。同时，虽然每个句子所表达的具体意思、出场人物和语境不一样，但是都包含着说话人的主观意向在里面，而且这些意向都是指向着听话人的。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副词”复用结构一样，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同样也具有交互主观性功能，即听者指向特征。具体地说，例(6)中说话人看似如张文所说，说话人在“宣泄负面情感”，与此同时，说话人也在向对方提出要求，希望对方满足自己的期许。在例(7)中，说话人在试着让对方理解“自己受不了他”这件事。在例(8)中，说话人因为某些事觉得“他”这个人道德，因而在要求对方改变原来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继续考察从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中收集到的语料，以在更大的语境中对该结构进行分析。

(9) (在婚姻登记所，一对夫妻在争吵)

妻子：你偷偷摸摸把咱们家的钱给你们家，你也不跟我商量，你拿我当空气哪!

丈夫：我给了，怎么着!那是我自己挣的钱，我给我妈行吗!我告诉你，你别把自己当空气，你没那么重要，我是离不开空气，我离得开你!

妻子：你说谁呢你啊！你跟谁他妈他妈的！（集 1）

(10)（因为果然把车停在马路上，结果杨桃没地方停车，结果她的车被拖走了）

杨桃：为什么要拖我车啊？

果然：你要不违章，誰拖你车呀

杨桃：（打电话）行，没事了啊。（对果然）我发现你，你怎么说话呢你，你要不在这儿你占我车位，我能违章拖车吗我。

果然：你要不拿车别我人，干吗拖你车呀

杨桃：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讲不讲理啊你这人！（同上）

在例(9)中，妻子觉得对方应该跟自己商量，但是对方却说自己没那么重要。妻子的最后一句话，除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其实还是想让对方改变多自己的态度及做法。例(10)中，杨桃一直在因为自己的车被拖走的事在跟果然生气，而因为生气说出来的话都是冲着对方说的(第一句)、想让对方承认如果对方不那么做，自己肯定不会有现在的情况(第二句)的意思；最后一句话虽然看似在说自己，在哀叹自己的处境，但如果对方不在现场，则是不成立的，这句话在宣泄负面情感的同时，还是想让对方承认自己很“倒霉”这一事实，从而让对方改变做法。

以上两组话语都满足了“交互主观”的条件，那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换言之，上述语句不止是单纯的“负面情感宣泄”，而是包含一种说话人所具有的一定要把自己的期许反映出来，并作用于对方的心态，这就是该格式所具有的交互主观性特征。

2. 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生成理据

正如前面一节所述，我们认为，人称代词“复用”结构也是在人称代词“后置”句的产生及其“后置”成分虚化演变的基础上生成的。下面就将讨论“后置”句的产生与其句末成分的虚化以及“复用”句的生成理据。

陆俭明(1980)提出，“主语和谓语，修饰语和中心语，述语和宾语等，它们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可是在口语里却常常可以灵活地互易位置”。以往的很多研究都是把这样的非常规语序的句子当做“易位”句来看待的，如：

(11)（薛素梅发现有人把本来自己打算买的最后一个洗衣液拿走了）

薛素梅：干什么呀你？（《咱们结婚吧》集5）

单就上述语句而言，“易位”说是说得通的，但一旦把“复用”现象考虑进来，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在“复用”句中，句末成分很难说是“易位”而来的，如，

(12) 行行行，你别解释了你。（《咱们结婚吧》集1）

例(12)的句首已经出现了“你”，句末的“你”就无法再被看作“易位”成分了，因而和前面所述及的“副词”复用结构一样，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我们把以往研究所说的“易位”现象改称为“后置”，而单独指后置的句末成分时沿用张旺熹(2012)所采用的说法——“复用代词”。

2.1 人称代词“后置”句的生成

该类句子在最初产生和使用时，应该都可以说是无意识的，如，

(13) 干什么呀你↗？！⁸

后置成分“你”还附着着大多用于疑问句的升调或弱升调，这里头完全没有说话人通过有意识地操作，把“你”放在句末的意思，“你”是被自然挪至句末的。

关于句法成分易位的理据，陆俭明(1980)曾做过以下说明：“凡易位句，前置部分总是说话人急于要传递给听话人的东西，因而往往带有被强调的色彩，后移部分则是稍带补充性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样无意识生成的句子是生成带有“固定性”特点的后置句的前提，例(13)就属于这种情况，整个句子所表述的是一件对说话人来说出乎意料的事情，说话人在感到意外时，本能并急切地想把重要的信息说出来，而将人称代词放在句末就是说话人无意识地对信息结构加以调整的结构。

这种语用特征极为明显的结构经过高频使用后，当然也会逐渐固定下来，并获得其独特的表述功能。

2.2 作为语气强化结构的人称代词“后置”句

陈建民(1984)在谈到“追加”这种语义手段时指出：北京口语里的“几点了都”比“都几点了”应用得更广泛。该文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最初是临时性的，由于使用非常频繁，从而逐渐固定下来，人们已经感觉不出追加的存在了，这被称为固定性追加。（转引自张燕

⁸ “↗”为表语调有上扬倾向的标记，即为升调标记。

春 2004)。那么，人们到底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会使用这种固定性的后置句呢？简单地说，经过这样的过程而形成的固定式追补句的主观性或语气跟常态句相比，自然而然的是更强化了，因此，人们也就可以有意识地使用“后置”句来加强语气了，如：

(14) 郑宝珠：你凭什么骂他呀？

唐叔：你不追着捧着要嫁给他吗？你去问他呀！

郑宝珠：老唐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呀你？（《二叔》集 3）

(15) 八斗：那我咋办啊？↗咋办呢我啊！（《龙门镖局》集 29）

例(14)中的第三个句子是有意识追补“你”的后置句，整个句子含有非常强烈的指责语气，说话人明显是在指责对方，也就是说，说话人是有意把人称代词放在在句末，从而加强语气，以达到斥责对方的目的。例(15)也一样，“那我咋办啊？”虽然带有反问的语气，但它的疑问色彩已然较强。与此不同，第二句“咋办呢我啊！”，其语气就一点都不像疑问句了，是语气相当强的表达。

“你”位于句子中心之后发生虚化，形式上更加独立，自身的凝固性也会变得更强，与此同时，与前面话语的结合更加松散，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省略，并不影响话语内容的传达和真值条件，比如例(14)的后句，它编码形式上是一个问句，韵律形式上却采用一个降调，这也符合反问句的特征，实际上没有向对方提出疑问，而在表明一种态度。这时，后置成分处于语气词“呀”后面，这说明，“你”是一个语用成分，和前面部分的凝固度还不够强，换言之，这一结构还没有完全固化为能够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结构。

其实，我们是可以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该现象的。高频反复出现的现象在作为固定的表达逐渐固化的情况下，同时也会对我们的语言认知体系产生影响，是符合语言结构形成的原理的。在反复使用后置句的过程中，人们就会在语言认知中慢慢形成“把某个成分后置能够加强语气”这样的意识。结果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会认为后置句是比常态句语气更强的句子，无论是自己说后置句的时候，还是听别人用后置句的时候，都可以判断出它所表达的语气要比常态句更强，也即会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事实上，我们在真实的语料中也的确会看到说话人想要刻意强调什么也即加强语气的时候，会用“后置”句的情况。如：

(16)（郑宝珠和她妈妈为尔志强去黑丽丽餐厅的事吵架）

妈妈：你听我跟你说呀宝珠。凡是进黑丽丽餐厅的，他没几个好东西！

宝珠：妈你说话能不能斯文一点啊。在你眼里就一个好人也没有。明天我不小心进去了，你骂我是妖精啊？

妈妈：你进去干什么，**你疯了，疯了！**

宝珠：我没准想喝酒呢我！

（《二叔》集5）

妈妈骂宝珠时用的两个句子分别是“你疯了”和“疯了！”，在说“疯了！”时，说话人的情绪显然更为激动，此时她就是为了加强语气而说出同第一个句子真值义相同的“疯了！”。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是可以有意识地使用后置句来加强语气的，同时也说明后置句是比常态句语气更为强烈的表达式。

以上情况和我们在上文中所讨论的副词的情况很相似，前句和后句所表达的命题义是一样的，可是，前后两个句子顺序颠倒过来之后，还是不够自然、顺口，如：

(17)？疯了！你疯了！

上述语序不合乎语气由弱至强的表述习惯，因而显得有些奇怪。

有意识地使用后置句，以加强语气，可以说是后置句的表意功能有所固化的表现。经过这一过程，在人们的意识中对复用成分的认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就是放在句末的复用成分的语气词化倾向。有些代词之所以经常用在句末，在我们的意识中，它恐怕已经算不上是“复用代词”了，而是已经变成了带有“语气词”性质的成分了，也就是说其功能已经不再是指称，而是为了加强语气。

总之，我们认为，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生成并不是仅源于一个简单的“重复”现象的，它是人称代词在句末高频使用并产生语法化倾向的基础上和汉语独有的“重复”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如此，以上讨论的“后置”也好，还是“重复”也好，我们还不得不说它们依然是停留在语用层面的现象。在我们看来，张旺熹(2012)提出比“重复”更具“固化”特征的“复用”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进步，但其研究对象依然没摆脱“语用现象”的桎梏。为了明确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已经具备一定的“固化”特征，或者说已经具有“构式化”特点，我们还需要在形式上寻求佐证。在下文中，我们将对“固化”程度相当高的结构——“你X你”结构进行讨论。

3. 作为固定结构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探讨

——一种简单形式的“你 X 你”结构分析

如上所述,很多著名学者曾述及此类结构,例如,赵元任(1980)、孟琮(1982)、史有为(1992、2015)等。最近,张旺熹(201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对人称代词重复使用的句法结构进行研究,将此类结构看成是比“重复”更加固定的结构,即为已被赋予特定语义的“复用”结构。我们说过,张旺熹(2012)已经对其面貌做了较系统、全面的描写,同时也对其语用功能做了初步分析。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有关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很多问题,在张旺熹(2012)中都被述及,并已被得到较好解决。不过,在我们看来,张文依然缺少对该结构较为固化的用法的关注。该文虽然认为“人称代词复用结构”是较固定的结构,但给我们的感觉该文还将其作为临时语用现象来看待的。而我们所要着重讨论就是那部分凝固度较高,语用功能较为突出的复用结构。我们将在张旺熹(2012)的基础上,描写“你 X 你”结构的面貌,探讨其语用功能,并证明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型化、构式化倾向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存在。

3.1 “你 X 你”结构的特征

前已述及,根据张旺熹(2012)对电视剧语料的统计结果,第二人称“你”类的结构约占所有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75%。该文指出,人称代词复用结的主句主要为两大类语句,即“唤起”类语句与“叙述”类语句。

(a)“唤起”类语句形式主要有:

- 1)特殊疑问形式
- 2)一般疑问形式
- 3)祈使形式

(b)“叙述”类语句形式主要有:

- 1)感叹形式
- 2)感叹语气形式
- 3)反问形式

前者都是“言者用来唤起听者直接做出回应的言语形式”,而后者都是“言者用来进行自我叙述的表达而不需要听着直接做出呼应的言语形式”。

那么,何谓“主句”呢?其实,张文所说的主句部分,就是删除句末人称代词(有时其句末人称代词后还加语气词)后所剩下的均以完整的句子的形式出现的部分,如(以下三个句

子均引自 张旺熹 2012):

(18) (陈娇娇在劝说童佳倩):

你说你图什么你? (《裸婚时代》集 4)

(“你说你图什么”为主句。)

(19) (童佳倩为锦心被摔而对田淑云发火):

我真受够了我。(《同上》集 24)

(“我真受够了”为主句)

而在张文所提及的实例中, 我们所看到的唯一例外如下:

(20) (田淑云在电话中批评刘易阳对找工作的事不积极):

你居然你, 你要考虑一下? (集 21)

其实, 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现象。虽然其中的“你居然你”是个不完整的句子, “你居然”也不能单独成立, 但它的复用形式“你居然你”依然是站得住脚的结构。我们认为, 这一结构在形式上还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

3.2 “你 X 你”结构的内部成分语义特征及其固化倾向

下面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就是两个人称代词“你”之间只有一个简单的独词性成分(也包括一些简单的复合成分, 如“站住”等)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 其内部成分, 即处于两个“你”中间的 X, 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名词性成分、动词性成分、副词性成分及一些固定格式, 如:

- a) 你 + 名词 + 你 (如: “你王八蛋你”)
- b) 你 + 固定格式 + 你 (如: “你想的美你”)
- c) 你 + 动词 + 你 (如: “你闭嘴你”)
- d) 你 + 副词 + 你 (如: “你居然你”)

3.2.1 a) “你 + 名词 + 你”结构

a 类(本节没有标注出处的例句均为经过母语者验证的自造句):

(21) 你书呆子你!

(22) 你神经病你!

(23) 你王八蛋你！

(24) (在“庄严”办公的大厦楼下看到“李威”(“庄严”和“李威”是同一个人))

薛素梅：李威！臭不要脸的，干坏事你改名是吧！你“庄严”你！我看你装蒜！

庄严：你干什么？

薛素梅：你化成灰我也认识你（中略）李威，你站住你！你跑什么呀你！

你害怕了，是吧。

保安：快出去！

（《咱们结婚吧》集 11）

不难看出，能够进入该格式的词语，一般来说都是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即为所谓的贬义词。例(21)的“书呆子”用来称呼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际能力的人，有时候也用来指称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例(22)的“神经病”字面意思是“神经系统发生疾病的人”，也是经常在骂别人不正常时使用的贬义词；例(23)的“王八蛋”早就失去其字面的意思了，已经成为汉语中最常用的骂人话之一。例(24)中的“庄严”本是一个人名，但说话人“薛素梅”在说“你庄严你”时，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名，而是曾经伪装成“李威”骗过薛素梅女儿的男人的真实名字，因而，此时对于薛素梅来说，“庄严”就成了一个特别可恶的名词。

与此相反，人们一般认为含有正面语义的词语也即所谓的褒义词，例如“白领”、“精英”等就不太能进入该格式中。如：

(25)*你精英你！

(26)*你白领你！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进入此类结构的“X”应为具有消极评价色彩的贬义词，而这是为整个结构的语义内涵和表述功能所决定。

3.2.2 b) “你 + 固定格式 + 你”结构

请先看一下“X”为固定格式的结构实例：

(27) (宝珠听唐叔到处说志强的坏话生气)

宝珠：你凭什么骂他呀？

唐叔：你不追着捧着要嫁给他吗？你去问他呀。

宝珠：老唐你要不要脸，要不要脸呀你，你臭不要脸你！

唐叔：我怎么不要脸了。

(《二叔》集 3)

(28) 你想的美你！

例(27)中的 X “臭不要脸”是形容词性成分，是一个专门用来辱骂别人的词语。而例(28)中的“想的美”也应算是汉语中约定俗成的固定说法，是用来斥责对方的无知的。由于上述词语是固定格式，所以其内部成分是无法换成类似词语的，比如“想得漂亮”、“做的美”等等都不能说。总之，能进入该结构的“X”的性质和(a)类很接近，都是用来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负面评价的成分。

3.2.3 c) “你 + 动词 + 你”结构

请看几个比较常用的实例：

(29) (果然在冲澡时薛素梅进来了)

果然：那个，阿姨，就是您千万别误会，就是，不是您想象的那么回事。

杨桃：是，妈，这是……

薛素梅：你闭嘴你。那回事是哪回事！

(《咱们结婚吧》集 14)

(30) (在“庄严”办公的大厦楼下看到“李威”(“庄严”和“李威”是同一个人))

薛素梅：李威！臭不要脸的，干坏事你改名是吧！你庄严你！我看你装蒜

庄严：你干什么？

薛素梅：你化成灰我也认识你（中略）李威，你站住你！你跑什么呀你！

你害怕了，是吧。

保安：快出去！

(= (24))

(31) (河北在和爸爸吵架，爸爸觉得儿子在胡说八道。)

河北：我是不是你养大的，我是不是接受的你的教育！那我怎么现在就被教育成一小混混了呢！

何守四：你扯淡你，明明是你自己不争气，你怎么还赖上我了！

(《北京青年》集 7)

从以上语料可以看出，对可进入 b 类结构的成分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这里的 X 是谓词性成分，命令性或禁止性强度决定一个成分可否进入该结构。前两例中的“闭嘴”和“站住”都分别可以用来单独表示命令，语气很强。第三例中的“扯淡”一般解释为“胡说八道”，不过，关键是该成分进入“你 X 你”结构后所实现的功能为“禁止”，即说“你扯淡你”，并不意味着说话人在客观描述有人在自己面前在“扯淡”的情景，而其真正的意图在于“命令”对方停止“扯淡”这个行为。

相反，不具备以上强命令性或强禁止性特征的谓词性成分就难以直接进入该结构，如：

(32)? 你快走你!

(33)? 你别走你!

(34)? 你下来你!

“快走”和“别走”分别表“催促”与“劝诫”，后者也可以说更像“请求”，而“下来”则为客观叙述性成分。从强制程度、语气强弱也即主观色彩的角度来看，这几个成分远远不如“站住”和“闭嘴”。由此可以看出，b 类结构要求 X 是具有“命令”或“禁止”等语义特征的主观色彩较强的成分。

另外，例(32)、(33)和(34)插入某些成分，也可能会显得比较自然，如：

(32)' 你快走啊你!

(33)' 你别走啊你!

(34)' 你给我下来你!

插入语气词“啊”及被看作强势话语标记的“给我”，无疑会使得整个语句的语气有所增强，从而也就使得整个语句同该结构所应具有**的强语气构式的特点更相契合。**

3.2.4 d) “你 + 副词 + 你”结构

下面是较为典型的 d) 类实例：

(35) (田淑云电话中批评刘易阳对找工作的事不积极)：

你居然你，你要考虑一下？

(《咱们结婚吧》集 21)

(36) **你竟然你**，你做出这样的事儿！

(37) **你果然⁹你**，还是去了。

⁹ 根据吕叔湘(1980:213)的分类，“果然”为副词/连词的兼类词。

以上例句中的副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为“与言者的主观预期有关”，因而可以说都是主观色彩很强的词语。这三个结构甚至可以单独使用，如：

(35)‘你居然你！

(36)‘你竟然你！

(37)‘你果然你！

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与上述副词构造方式、词类性质相近，但语义特征有所不同的词语是无法进入该结构的。例如：

(38)*你突然你！

(39)*你忽然你！

“突然”和“忽然”是客观陈述事态的情状特征的词语，与说话人的主观预期等心理感受并无关系，即其语义特征与作为强语气构式的“你X你”结构不相契合，因此是很难出现在简单形式的“你X你”结构中的。上述结构即便在语篇中出现，也只能被理解为“半截句”，“你”应有后续成分。

总之，正因为“你X你”结构已经定型化，已经固化为一个有着特定的语义内涵的句式框架，所以就允许一般不能单独使用的独词性成分进入其中，而且能以这样的极简形式独立成句，同时也就对进入其中的“X”成分的语义特征或者说主观色彩的强弱有所要求。

4. 小结

本章主要在孟琮(1982)、张旺熹(2012)等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生成过程及其表述特征。同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副词复用结构”对比一下便可看出，二者还是存在一些相同之处的。比如，二者都是主观性很强的结构，句末成分均有表达语气的作用，甚至有一定的语气词化倾向。当然，二者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第二人称代词本身是可以单独用以称呼听话人的，因此，用于句末不一定是经过“后置”或“重复”实现的，也许其本身就是为了进一步“确认”才追加使用的代词，由于语气强烈、急促，便逐渐消除了跟前句之间的停顿，紧附于前句句末，如：

你怎么了，你！→ 你怎么了你！

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和“副词复用结构”相比，前者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即前者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后者，这或许就是因为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使用更为便捷，其生成渠道也并不是单一的。

其实，对实际语料的考察是很有助于证明我们对其生成过程的推断的。就以我们在最后一节所分析的简单形式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为例，除了“你+动词+你”结构以外，“你+名词+你”、“你+固定格式+你”及“你+副词+你”结构似乎都不是在一个成分“后置”或“重复”后再经过“重新分析”生成的结构。例如，“你居然你”等副词类结构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在我们所调查的两个语料库中，连一个“你居然你……”这样的结构序列都未能找到，这说明此类复用结构通过重新分析而生成的可能性极小。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支持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具有明显的固化倾向，汉语本身就有此类表达机制的较好的佐证。

我们的分析也有助于说明复用结构与交互语境的关联关系。语境的交互性不仅体现在上下文，也体现在人称的选择上。张旺熹(2012)对电视剧《裸婚时代》中的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调查和我们对电视剧《咱们结婚吧》所做的统计，都表明第二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占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绝大多数，而且我们在第三节所讨论的“你X你(‘你看你’和‘你说你’)”可谓是第二人称“你”所独有的结构，其他人称代词是无法进入该结构的。“你”代表着“听话人”，而指向“听话人”及在交互语境中使用，应当说是复用结构很重要的倾向。在非交互性的叙述语境中，我们是很难看到复用结构的。

第三章 “我/你+说/想/看+我/你” 结构分析

1. 引言

张先亮、郑娟曼(2009)提出,“你看你”是一种“责怪”式话语标记。我们在对 CCL 语料库的调查中注意到,“你说你”和“我说我”的话语标记化程度应当说也是相对较高的。本文主要拟在前文对“你看你”所作分析和刘月华(1986)等对“说、想、看”及“人称代词+说/想/看”所作考察的基础上,对作为话语标记的“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结构的内部成分的特点及其固定化或者说格式化情况进行探讨。

2. 话语标记的定义

近年来话语标记问题已经成为话语分析、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同时也不断引起汉语学者的重视,吴福祥(2005)就曾强调指出“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研究应该成为当前语法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最近几年,汉语学者围绕话语标记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何谓话语标记?比较传统的看法是Schiffrin给出的以下几点尝试性建议:

- (1)它必须在句法上独立;
- (2)它一般在话段的起始位置;
- (3)它必须有韵律曲拱(prosodic contour),即显调重音(tonic stress),其后有停顿,音系缩减;
- (4)它必须可以在话语的局部和整体两个层次及话语的不同层面上操作。这意味着它要么必须没有意义或有很模糊的意义,要么具有自返性。

(it has to be syntactically detachable from a sentence

it has to be commonly used in initial position of an utterance

it has to have a range of prosodic contents

e.g. tonic stress and followed by a pause, phonological reduction

it has to be able to operate at both local and global levels of discourse,
and on different planes of discourse

this means that it either has to have no meaning, a vague meaning, or to
be reflexive(of the language, of the speaker)

(Schiffrin 1987: 328, 译文引自殷树林 2012)

此外，很多研究也都明确述及话语标记的界定问题，下面就是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2.1 董秀芳(2007)的定义

关于话语标记的定义，董秀芳(2007:50)阐释如下：“话语标记”是指序列上划分言语单位的依附成分。话语标记并不对命题的真值意义发生影响，基本不具有概念语义，它作为话语单位之间的连接成分，指示前后话语之间的关系，或者阐明话语单位与交际情境之间的连贯关系。话语标记也可以表明说话人对所说的话的立场和态度，或者对听话人在话语情景中的角色的立场或态度。

2.2 刘丽艳(2005)的定义

刘丽艳(2005)给出了四条界定话语标记的标准：

- (1)对口语交际信道的依赖性
- (2)意义的程序性
- (3)句法的可分离性:可分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a. 不与相邻成分构成更大的句法单位
 - b. 话语标记的有无不影响所在语句的合法性
 - c. 语音有弱化现象,可以通过停顿、重音等把话语标记从其它句法单位中识别出来
 - d. 位置上具有相对灵活性
- (4)功能的元语用性。元语用性功能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
 - a. 语篇组织功能
 - b. 语境顺应功能
 - c. 人际互动功能

2.3 李宗江(2008)的定义

李宗江(2008)同样给出了四条界定标准，并指出“下面几点是多数学者的共识”：

- (1)话语标记是一种语言表达式,可以是词、短语或小句;
- (2)话语标记自身可能没有概念意义,它们的使用也不影响语句命题的真值条件;
- (3)话语标记不是结构成分,句法上具有非强制性,它们在语篇中的作用主要不是语义的或结构的,而是语用的,表现当前话语与前一话语之间的某种联系,它们的核心意义是程序性意义,即为话语理解提供方向,以引导听话者对前后关系的识别和说话人意图的准确理解;

(4) 话语标记在分布上具有独立性, 主要用于句首, 前后一般有停顿隔开。

2.4 方梅(2005)的定义

方梅(2005)从四个层面对话语标记加以界定:

- (1) 语义: 话语标记本身基本不具有概念语义, 对句子的命题意义也没有什么贡献, 删除话语标记一般不大会影响它们所在句子的命题的真值;
- (2) 功能: 话语标记主要表达主观性和程序性意义, 即它们反映说话人对话语单位之间的关系或话语单位与语境(包括听话人角色)之间的关系的态度、认识和情感。话语标记没有一般句法上的功能和地位
- (3) 结构: 话语标记的结构已经凝固化, 表达整体格式意义
- (4) 语调: 话语标记在韵律上已经变为独立的语调单位

从总体上看, 我们认为方梅(2005)的阐释较为全面、明晰。在该文所述及的四个基本特征中, 前两个是有关语义和功能方面的特征, 对于话语标记来说, 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而结构和语调方面的特征则是话语标记的形式特征, 或者说是其语义特征和功能特征的外部表现形式。

另外, 该成分的句法表现也即所能出现的句法位置也很重要。Traugott & Dasher(2002: 156)曾指出, 话语标记在句中的位置因语言而异, 一般来说, 句首、句中和句尾三个位置都有可能使用话语标记。关于此类成分的句法位置的灵活性, 先行研究已经有所提及(租利君 2010, 等等)。¹⁰其中人们所述及的“独立成分”、“插语法”、“游离成分(关于助动词的“游离”, 请参看方梅 2013)”和“独立语”等, 其实都可以归入“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为了便于讨论问题, 以下我们统一使用“话语标记”这一术语。在下文中, 我们将把句法位置的不同所带来的功能影响, 也纳入讨论

¹⁰ 王力(1954:323)提到, “插语法是在不必需的语言之外插进一些似乎多余的话;但是它能使语言变为曲折,或增加情绪的色彩”。吕叔湘、朱德熙(1979:160)指出, “有些句子的头上有一个成分, 不但独立在句子组织之外, 并且不跟句子里边的哪一个词联系, 不能算是外位语。这, 我们姑且管它叫‘游离成分’。当然, 游离只是就形式说;就意义说, 它跟句子的其余部分是分不开的”。黄伯荣、廖序东(2002: 102)认为, “句子中的某个实词或短语, 跟它前后别的词语没有结构关系, 不互为句法成分, 但又是句意上必需的成分, 这就是独立语。独立语在句子中的位置大都比较灵活, 可以出现在句首、句中或句末, 以适应表达需要”。胡裕树(1995:345)提出, “句子中有一些词语, 不同别的成分发生结构关系, 位置一般比较灵活, 这就是独立成分”。

范围，从而对我们所关注的几类话语标记成分的形式和功能特征做出比较全面的描述、分析。

3. 先行研究与本文的认识

3.1 强势话语标记“你看你”的生成过程及其语用功能 （张先亮、郑娟曼 2009）

关于本文所要考察的各类“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结构，较早受到关注的是“你看你”。张先亮、郑娟曼(2009)曾述及“你看你”作为话语标记固定下来的现象及其中“重新分析”所起到的作用。如：

(1) 你看你整天抽烟抽个不停，把房子弄得乌烟瘴气，结果你又做出了什么事情。
这个“你看你”可以从形式和功能的角度做出两种解释。首先，在形式层面上，“你看你”可以有两种解读，即：

(1)’ 你看，你整天抽烟抽个不停，把房子弄得乌烟瘴气，结果你又做出了什么事情。

(1)’’ 你看你，整天抽烟抽个不停，把房子弄得乌烟瘴气，结果你又做出了什么事情。

前者反映的是该格式固定下来之前的情况，而后者是“你看你”作为话语标记固定下来之后的情况，它所表达的不仅是字面上的“你看”的意思，而是包含“责怪”（郑、张 2009）的意味在其中。因为它是较独立的成分，因此也会独立出现在句末，如：

(2) （在婚姻登记所）

妻子：你瞅你那个样，你看你

丈夫：你有完没完

（《咱们结婚吧》集 1）

有时候，“你看你”还可以单独表达语气，如：

(3) 啧啧啧，你看你！

（引自郑、张 2009）

在例(2)、(3)中，“你看你”已是一个可独立成句的成分，不可再重新分析成“你看，你”了。实际上，尤其是例(3)中的“你看你”更像是一个词，更适合将其看成表“责怪”等语气的话语成分。我们之所以认为它更像是一个词，是因为根据方梅(2005)给出的话语

标记的标准,“话语标记”应当是表程序性的,不影响命题的,而该成分自身似乎具备一定的概念义。

可以说,上述例句所反映的就是该结构形式和语义上的变化均已呈现的情况,即其语义和形式都发生了演变。张先亮、郑娟曼(2009)还指出,在强势话语标记“你看你”生成的过程中,“重新分析”在起作用。简单地说,“你看你”这一话语标记的形成也就是“你看,你……”这样的形式被频繁使用后,逐渐被重新分析为“你看你,……”的结果:

- (4) [“你看, 你……”]
→ [“你看你, ……”]

事实上,“你看”后面出现“你”的概率的确是非常高的,这种高频共现情况无疑是该结构能被重新分析,“你看你”得以话语标记化的因素之一。

另外,在“你看你”获得“责怪”语气的过程中,其所出现的典型或者说常规语境当然也起着很大作用。“你看你”经常被用在提醒说话人注意自己行为不当的语境中,进而用于对已然事件中听话人的行为过错加以责怪,或者表示说话人的不满。如:

- (5) “毛主席教导我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你看你现在累成这个样子,还能学习好吗?学习不好又怎么能为人民服务?(中略)” (《1994年报刊精选》¹¹)

- (6) 我只是好意相劝,你何必暴跳如雷呢,呶,你看你又冲动了。 (《读者》)

在例(5)中,说话人觉得听话人现在的状态不能令人满意,因而责怪对方。在例(6)中,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对自己“好意相劝”的反应不够妥当,提醒对方注意自己的言行。“你看你”经过在上述语境中大量使用,最后成为张文所说的表“责怪”义的话语标记。

3.2 责备义话语标记“你说你”(高怡喆 2015)

高怡喆(2015)认为“你说你”是一个在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表“责备”义的结构,属于话语标记,而且它既可以用于句中,如“都9点了,你说你还去个什么劲儿呀!”,也可以作为一个篇章衔接成分独立使用,如“你说你,磨磨蹭蹭干什么!还不快

¹¹ 没有标注出处的例句均引自《CCL语料库》

点儿走？”。高文在对检索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语料库)的例句进行分析时指出，其中有87例是可被作为一个整体结构进行理解的“你说你”，而它们是属于话语标记的范畴的，例如：

(7) “好的再多，也得一个个来。”我刺了她一句，懒洋洋的站起来去洗脚，回头她说：“你说你吃这没头脑的醋有意思么？”（王朔《过把瘾就死》）

(8) 你说你不爱你丈夫，离婚就是了，和你爱的人在一起。（百合《哭泣的色彩》）

(9) 克定看见这个年轻的仆人，想起了方才长久等待的痛苦，便破口骂道：“你这个混账东西！叫你出去打听，你就耽搁了这么久。你说你跑到哪儿耍去了！”（巴金《家》）

以上例句都是“非独立”类的“你说你”，对其构造方式，可以有两种解读，如：

(10) 你说，你不爱你丈夫，离婚就是了，和你爱的人在一起。（百合《哭泣的色彩》）

(10)’ 你说你，不爱你丈夫，离婚就是了，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同上）

与“你看你”的情况一样，前者反映的是该格式固定下来之前的情况，而后者是“你说你”作为话语标记固定下来之后的情况，其语气和前者相比显然更强了。¹² 而高文所列举的形式上独立的例句仅有以下两例：

(11) 你说你，磨磨蹭蹭干什么！还不快点儿走？

(12) 你说你，非把自己弄哭了才算完。（王朔《过把瘾就死》）

我们同样也对CCL语料库进行了调查，检索时所用的关键词为“你说你，（或‘你说你。’）”，结果例(11)未能搜到，却找到了另一个例子：

¹² 作为支持“你说你”固定用法存在的佐证，应当提到，有人在网上提问：

“你说你”英文该怎么翻译呢？？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938854/>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你说你”在现代汉语中的确是一种较为固定的结构。

(13) 合：啊?!

甲：手里拄着绷白的。说起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拄着绷白白胡子老头儿。

乙：绷白的?

甲：什么叫老头儿拄老头儿?这都像话吗这个! 你说你，不琢磨琢磨学会了再说。

什么叫老头儿拄老头儿啊?老头儿啊……

乙：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老头儿拄老头儿谁说的?

甲：不是你说的吗?

乙：我多会儿说的?你说的! (相声小品《中国传统相声大会》)

另外，我们在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中，也找到了一个“你说你”在句末独立使用的例子：

(14) (果然不想被父母看到户口本的内容有所改动, 父亲果长山觉得有点奇怪问果然)

果长山：你怎么就不能给户口本呢，你说你 (《咱们结婚吧》集 31)

例句中的“你说你”用在句末，无法重新分析成“你说，你”，是独立性较高的结构。并且，在有些语境中，比如疑问意味较强的句子中，只能用“你说”，而“你说你”难以进入其中，以下是我们对例(10)进行加工后的用例：

(10a) 你说，你不爱你丈夫，离婚就是了，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会不会更好?

(10b) ? 你说你，你不爱你丈夫，离婚就是了，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会不会更好?

“你说”的语气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出现的语境，因此(10a)就很自然、顺畅；与此相反，“你说你”不管出现在哪种语境中，其自身所表达的较为固定的语气都不会有所改变，因此，像(10b)这样的疑问意味明显的语境就不大适合使用该结构，这也是“你说你”作为固定结构的表现之一。

以上“你说你”的例子均为高文所说的表“责备”语气的。虽然如此，我们认为“你说你”所能使用的语境即其功能不止如此，依然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考察。据我们所知，总字数为 581,794,456 字(2015/10/17)的 CCL 语料库应该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现代

汉语语料库，在规模如此之大的语料库中也只能搜索到两个实例，这让我们不得不说，目前对作为固定结构的“你说你”进行系统分析还是有点困难。为了解释其生成机制及其作为固定结构的独立性及其特有的表述功能，我们还需要扩展调查范围。

3.3 “我看我”构式化的可行度及其他成分进入该结构的情况

(刘菲露 2012)

有关类似结构，刘菲露(2012)曾指出，除了“你看你”以外，“我看我”同样也是固定下来的“构式”。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考察“我看我”构式化的可行度，然后再考察其他成分进入此类结构的可能性，即人称代词“我/你/他”和“看/说/想”分别替代“你看你”中的“你”和“看”的情况。

如上所述，“你看你”等结构作为固定格式的佐证也可从句法层面上看到。比如例(1)，结构关系原为“你看你整天……”之类的句子逐渐演变成“你看你，整天……”结构，是将它们判定为固定格式的形式上的因素。当然，该格式也有处于句末的情况，如“整天……，你看你”等。为此，本文把此类情况也即“你看你”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使用作为形式上的判断因素来看待。我们再看一下刘文所用例句：

(15) 阿春：起明。我看我还是送你回家吧。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

(16) 我看我说明来意，请这里驻守的军官派弟兄送我进去，岂不省事？

(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横线均由作者追加)

不难看出，刘文所提及的所谓的构式“我看我”都不是以“我看我，……。”或“……，我看我。”的形式独立出现在语段中的，也就是说，“我看我”虽然是一个形式序列，但准确地说，其语义上的切分点应在“我看”和“我”之间，是可以被重新分析成“我看，我”结构的，因而仅看刘文的分析，我们还不能把它同“你看你”这样的固定下来的格式相提并论。从该文所用例句，不管是从形式层面还是从语义层面，我们都很难看到“我看我”已具独立性的表现。因此，在我们看来，“我看我”的构式地位在该文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证明。作者在文中还指出，“‘他看他’不具有主观性成分表达的普适性”，但实际上应该是说“他看”本身并不具备主观化用法，那么就更不会形成“他看他”这样一个主观性更强的结构。

那么，此类结构在对人称代词或动词的选择上究竟存在哪些制约条件和机制呢？刘月华(1986)和谷峰(2004)曾讨论“说/想/看”三个动词的属性，前文还谈及人称代词与

这些动词组合的情况，比如“我说”等。接下来，我们就要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进入“我/你+说/想/看+我/你”结构的内部成分的特点进行探讨。

4. 动词“说/想/看”的语义及其演变

根据刘月华(1986)的说明，动词“说、看、想”的基本意思分别为：

说：用话来表达意思

看：视线接触人或物

想：开动脑筋；思索（均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三个动词中，“说”和“看”表示的是实际的行为动作，而“想”则是“精神活动”或称认知活动。以上动词之所以能够汇聚到话语标记层面，首先得益于它们各自在其所属义场中的独特地位。这三个动词也即表示{说(say)/想(think)/看(see)}的词是人类语言的核心词，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在挑选出人类语言中较为基本的两百个词汇时，就将这三个动词{说(say)/想(think)/看(see)}列入100个核心词表中¹³。也是因为它们是非常基本的词汇，其被使用的频率自然就会很高，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同时也就非常容易发生虚化。在言说动词中，“说”从近代以后逐渐发展为表示言说动作的最为常用的动词(参见汪维辉 2003)。可以说，在长期高频使用的情况下，“说”衍生出了更为虚化的用法。方梅(2006)也曾根据对北京话实际语料库的考察，指出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现象。¹⁴

¹³ 参见徐通锵(1991:414-416)及其两张单词表(Swadesh list,附表1和2)

¹⁴ 由此我们也可以做出初步推断，这些虚化用法更是常见于北京及北方地区的。比如，北方话的“看”类动词“瞧”等也同样有虚化的用法，如：

(a) 崔健：我说过我是四面楚歌，就是：体制的弊病，盗版，媚俗文化，行业内的毒品和江湖气息。我发现我们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可以谈论，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自我表述的革命，而对此肩负最大责任的是艺术家。所以，中国艺术界是世界上最幸运的，还有革命的机会。你瞧，中国有这么好的语言，却自己说不清楚自己，越有学问和思想的人越说不清楚自己。（《周国平对话崔健》）

“你瞅，我说了吧！”(造句)这样的说法虽然年轻人不太说，但年纪较大的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还是会说的。另外，“瞧”等也有跟第一人称代词“我”组合表认知义的用法，如：

(b) 我瞧，你这种想法肯定不行。(造句)

(c) 我瞅着，你这种想法肯定不行。(同上)

根据谷峰(2004)的说明,上述三个动词也可以被理解为:

说:言说 > 认为

看:视觉 > 认为

想:精神活动

因为“想”原本是表“精神活动”的动词,本来就含有认知义,因此没有发生语义上的变化,也即没有发生语义上的虚化。但是,分别表“言说”义和“视觉”义的行为动词“说”和“看”已经获得“认知”义,也即含有“认为”义,如:

(17)有位资深老大姐,一直搞干部人事工作,听刘波道明了来意,她脸上露出了惊诧的神色:“能这么办吗?”刘波先去找该城的组织部和人事局。天高地远,山路弯弯,几经周转,终于抵达了一座计划招聘数百人的大城市。“你说呢?”刘波笑问。“我看不行!”她直言不讳道,“只需个人、用人单位、所在单位3方同志就可以招聘,那把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摆在什么位置,还要不要组织纪律?”

(《1994年报刊精选》)

以上两个句子“你说呢?”和“我看不行!”中,“说”和“看”分别表达的都是“认为”义。发话人说的虽然是“你说呢?”,但这实际上是在征询对方的意见,其实是“你认为呢?”的意思。“我看不行!”也一样,这里的动词“看”所表达的也是说话人在提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态度,也是“我认为”或“我觉得”的意思。我们认为,从实际行为义向认知(“认为”)义演变的词义虚化过程与该类动词可否进入话语标记结构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接下来,我们将从人称代词与动词搭配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5. “人称代词+说/想/看”结构的语义及其内部梯度

对“人称代词+说/想/看”结构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区分,一个是“人称”的不同,即该类结构可分含第一人称“我”(一般指说话人)、第二人称“你”(一般指听话人)和“他(她)”(一般是指说听话人以外的第三个人,下文中统一称为“他”)三种情况;另

一个是其所用的“动词”的不同，即分别有用“说”、“想”和“看”三种情况。单看“人称代词+说/想/看”的形式特征，我们还无法看出各序列之间的区别，而实际上，各序列是拥有独特的语义内涵的，其语义内涵的不同就缘于“人称”和“动词”两个因素。

从以往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已有很多研究述及“人称代词+说/想/看”结构，但限于笔者的阅读范围，“我说”“我想”等“我”类结构的研究和“你说”“你看”等“你”类结构研究较多，却还没有见到专门讨论“他+说/想/看”结构，即“他说”、“他想”和“他看”结构的论文。耿小敏(2006)指出，该类结构中的人称通常只能是第一或第二人称，并且通常是单数形式，第三人称一般不能出现。张旺熹(2012)也指出，“由第一、二人称代词构成的‘我/你(您)+看/说/想’类结构具有在对话语境中充当话语标记的功能，而由第三人称代词构成的‘他(她)+看/说/想’类结构则不具备此项功能”。以下是张文所用例句：

(18)阿春：大李啊，店里没有药，我看，你还是带他去医院吧！（《北京人在纽约》）

(19)领导：老陈，你们这儿需要人吗？

老陈：可以了，你看，我们这儿6个人能应付得下来。（《编辑部的故事》）

(20)那里两本不同套的武侠小说，讲的尽是除暴安良的英雄壮举，他看了几页便没兴趣再往下看了。（《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

(21)余德利：诶，我说牛大姐啊，像这么无耻的女人咱是不是也该把她公布于众，谴责一下儿？
（《编辑部的故事》）

(22)戈玲：是够让人头疼的哈！这夫妻，你说，之间能不吵架吗？
（《编辑部的故事》）

(23)秀梅：刚才冯老板还来过电话，他说他们刚进了一大批澳洲毛线。
（《北京人在纽约》）

(24)余德利：你们瞧瞧，这么会儿工夫他吃了三盒饭，你想想，得亏呀，这是《新闻联播》辟的谣，这要是等《晚间新闻》辟谣呀，他不定还得吃几盒呢！
（《编辑部的故事》）

(25)大李：我已经把房价降下来了，我想，少收总比楼空着的好。
（《北京人在纽约》）

(26)他想，百年千年前，也有月夜。
（《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

张文认为，在例(20)、(23)和(26)中“他看”、“他说”、“他想”仅限于表示具体的动作义，并不具有话语标记功能。实际上，我们发现，如仅限于“他看”，我们也能找到非具体的动作义的用法，如：

(27) 虽然如此，大家，看见那封条，还是高兴；只要他们不再看见冠家的人，他们便情愿烧一股高香！高第不愿再跟他费话。可是瑞丰是个例外。他看，这是和冠家恢复友好的好机会。他必须去跟晓荷聊天扯淡。（《四世同堂》）

例(27)中的“看”表达的就是“认为”义，即这里的“他看”所表达的是“他认为”或“在他看来”的意思，“他看”的这种用法是极为常见、普遍的。为此，我们还不能一味地断定人称代词为第三人称时的“他+说/想/看”结构一律只表示具体动作义。不过，我们也承认，在“他”类结构中唯一具有认知义也即“认为”义的“他看”依然没有作为话语标记的用法，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第三人称”结构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话语标记的现场性、互动性有关，“我”和“你”一般要在同一对话框架中出现，在同一语境中二者都不能缺少，而第三人称“他”则不在对话框架中。“我/你(您)+说/想/看”结构都处于典型的对话框架之中，充当具有不同的话语功能的标记性成分。由此可见，人称的不同的确会对“人称代词+说/想/看”结构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如上所述，虽然“他看”具有“认为”义，整个“他+说/想/看”却并未具备话语标记功能，而该结构的话语标记用法的有无或其语法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结构生成的可能。实际上，我们在对《CCL 语料库》的调查中，也同样没有检索到由第三人称代词“他”构成的“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结构的实例。因此，我们接下来就将考察范围缩小至两类“人称代词+说/想/看”结构，即“我+说/想/看”和“你+说/想/看”结构。我们将从其语气强弱及语法化程度的角度，对“我/你+看/说/想”结构之间的梯度关系加以描述。

5.1 “我+说/想/看”的表意特征及其语气强弱量级

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人称代词“我”和动词“说/想/看”搭配的情况，即“我说”、“我想”和“我看”的使用情况。刘月华(1986)将这三个格式的表述特征概括如下：

“我说”

(i) 可以引出说话人的建议

(28) 我说咱们明天就走，好吗？

(ii)说话人往往是不同意在场人的说法、做法的，表明与之不同的态度，因此，语气不缓和，有时甚至有训诫的意味

(29) **我说**，这样做可不对，你别忘了你是老师！

“我看”

(i)可以引出说话人的看法

(30) **我看**你，你简直是怪物。

(ii)可以引出说话人的建议，有缓和语气的作用

(31) **我看**借给他们点儿吧。

“我想”

(i)可以引出说话人的一种想法

(32) **我想**，太太大概没有这个意思。

(ii)有时也可以引出说话人的看法、观点。

(33) **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走，只要一块儿离开这儿。(加粗部分均为作者所作强调标记)

刘文在比较以上三种组合格式后指出：当引出一种看法时，“我想”语气最委婉。因为“想”表示头脑中正在思考，所想的不一定成熟、正确，所以用来引出看法，表现了说话者谦和，不强加于人的态度，自然会收到缓和语气的效果。“我说”引出看法时，表达直截了当，语气最不委婉。如前所述，“我说”有时还用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甚至有训诫的意味。比较：

(34) 我想一个人要有点良心。

我看一个人要有点良心。

我说一个人要有点良心。

“我看”比“我想”语气要更直率一些，所以下面的句子不能用“想”：

(35) 我看像你这种人，活着就错了。

如果引出一种建议，一般宜用“我看”或“我说”，“我看”比“我说”要更客气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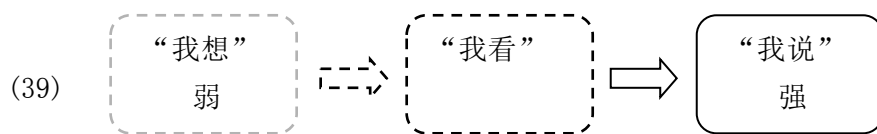
(36) 我看啊，等你妈回来，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叫她也开开眼。

(37) 我说啊，等你妈回来，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叫她也开开眼。

(38) ?我想啊，等你妈回来，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叫她也开开眼。

总而言之，“我说”有时甚至含有“训诫”的意味，可以说是语气最强的组合格式；“我看”比“我说”要客气一些，由此可以推导出“我说”<“我看”这样的强弱关系式。而“‘我看’比‘我想’语气要直率一些”，由此可推导出“我看”<“我想”

这一强弱关系式。归结起来，“我+说/想/看”的语气强弱量级可图示为：



5.2 “你+说/想/看”的表意特征及其语气强弱量级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人称“你”的情况，即“你说”、“你想”和“你看”在表述功能上主要有哪些特点和区别。刘月华（1986）将这三个格式的表述特征概述如下：

“你说”

- (i) 有时是征询对方对人或事物的看法，让对方表态，而目的在于表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看法。

(40) (又想起他的“第一美男子”的X号，很高兴地) **你说**，这身衣服我穿着不错吧？

- (ii) 有时说话人用“你说”并不真的让对方说话、表态，完全是想表明自己的一种看法，说话人说出一连串的话语，根本不给对方留出说话的机会。

(41) **你说**他这个人多好，别人的事他总记在心上！

“你看”

- (i) 有时也可以引出说话人的看法。

(42) 哎，真是的，**你看**我这个人，可不是心直口快，有口无心。

- (ii) 还可以有不满，责备，嗔怪的意味，用在说话人认为对方或第三者，有时是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做了错事的情况之后。

(43) **你看，你看**，你又急了，急什么？

“你想”

有时主要不是叫对方思索，而是引出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看法。

(44) **你想**，金八爷看上她，这不是运气来了？(加粗部分均为作者所作强调标记)

从以上考察可以得知，“你说”“根本不给对方留出说话的机会”的用法告诉我们，它比“你想”的语气要强得多。我们同时也可看到，用来表示“不满，责备，嗔怪”的“你看”的语气则要更强一些。“你看”甚至还可以单独成句，表述“责怪”的意味，这

是“你说”和“你想”都尚未呈现的非常独立的用法。因此，其语气强弱量级可图示为：



5.3 “我/你+说/想/看”作为话语标记的功能多寡梯度

曹秀玲(2010)通过对“我/你V”结构的分析，给做出其语用功能多寡分布图：

表1 “我/你V”系列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

功 能 记	你说	我说	你看	我看	你想	我想	你知道	我知道
征询意见	+	—	+	—	—	—	—	—
意见推断	—	+	—	+	—	+	—	—
寻求认同	+	—	+	—	+	—	+	—
劝慰说服	+	(+)	+	—	+	—	+	—
责备抱怨	+	+	+	—	—	—	—	—
解释开脱	+	—	(+)	—	—	—	—	—
欣羡赞誉	(+)	—	+	—	—	—	—	—
开启话题	—	+	—	—	—	—	—	—
抢话打断	—	+	—	—	—	—	—	—
醒悟夸耀	—	+	—	—	—	—	—	—
警告提醒	—	—	—	+	—	—	—	—
了解情况	—	—	—	—	—	—	—	+

曹文认为，“说/看”系列话语标记比“想/知道”系列话语标记的功能丰富，其关系可图示为：

(46) 我想 / 我知道 < 我看 < 我说

另外，我们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到作为话语标记的“你+说/想/看”结构的功能多寡情况，“你说”的表述功能有六项，分别为“征询意见”、“寻求认同”、“劝慰说服”、“责备抱怨”、“解释开脱”和“欣羡赞誉”；“你看”所具有的功能同样为六项；“你想/知道”就只有两项功能，即“寻求认同”和“劝慰说服”。因此，其功能梯度可图示为：

(47) 你想 / 你知道 < 你看 / 你说

值得注意的是，其语用功能多寡分布情况所显示的梯度和我们通过对刘文的分析所得出的其语气强弱量级的梯度几乎是一致的，即语气最强，同时功能最多的为“你看”，而语气最弱，功能最少的则为“想/知道”类。

从以上(39)、(45)、(46)和(47)四个量级图中可以看到，“人称”的变换可以带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组合格式的表意特征的不同。除了“你看”，“你说”和“我说”也表现出含有强烈语气，并具有较丰富的语用功能的特点。这一倾向其实也和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曹文还从语法化程度高低的角对“我/你V”结构做出如下区分与排列：

(48) 我想 / 我知道 < 你想 / 你知道 < 我看 < 我说 / 你说 / 你看

6. “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结构的分布特点与其独立性表现

我们曾考察“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格式在《CCL 语料库》和《北京口语语料》中的分布情况。人称代词“你、我”分别与动词“说/想/看”组合，可以形成以下六类结构：

(a) 我看我 (b) 我说我 (c) 我想我 (d) 你看你 (e) 你说你 (f) 你想你

为了确保其独立性表现，我们在收集语料时采用了在该结构后添加“，”或“。”的方式，以便将该结构和后续成分黏着在一起的语料排除掉，如“我说我……”。

6.1 “我说我”与“你说你”的独立性表现与其语用功能——基于对《CCL 语料库》的调查

通过对 CCL 语料库所做的频率调查，我们得到了以下数据：

	后带“，”或“。”（独立使用）	总数
“我说我”：	5	727
“我想我”：	0	1686
“我看我”：	0	177
“你说你”：	2	462
“你想你”：	0	22

“你看你”:	55	282
--------	----	-----

表 2

以上数据告诉我们，仅从形式的角度来看，该类结构中具有一定的固定化或者说格式化倾向的似为“你看你”、“你说你”和“我说我”，虽然“你看你”以外结构的例句的数量极少(分别为 5 例和 2 例)。其中，被高怡喆(2015) 判定为“责备”义话语标记的“你说你”仅有两例，远远低于“你看你”的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结构的固定化倾向是与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语气强弱量级和语用功能多寡的分布状况相吻合的，即语气最强、功能最多的两个结构序列就是“你看”、“你说”和“我说”，同时，从我们搜集到的实例来看，“你看你”、“你说你”、“我说我”均有一定的独立性表现。由此看来，语气强、功能多，也即语法化程度高的结构才有可能形成作为话语标记的“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格式。

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我说我”和“你说你”的用例情况。需要提及的是，有的语料的转写似乎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同时也搜集了相关的视/音频资料，根据视/音频资料在括号中补充了相对来说更完全、准确的语料信息：

先看“我说我”：

(49) “为爱恋而去的人终要循着心境底爱迹归来”，我这是这样地颠倒梦想。但两人之中，谁是为爱恋走开的？我说那人，那我说我。(实际上是转写错误，原文为“那人说我”)。谁也不肯循着谁底爱迹归来。 (《无法投递之邮件》)

(50) 那你是作为晚辈也好，你怎么也得说声请问哪位是金老师或者金教授。我挺不高兴 我说我。然后就讲了，那你帮我看一篇论文吧，我是谁谁的研究生。我说那你放这儿吧。快看。她这话一说，当时在场的男同志都用那种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我必须正当防卫了。

(那你是作为晚辈也好，作为学生也好，你怎么也得说声“请问哪位是金老师或者金教授”。我挺不高兴，我说“我”。然后就讲了，“那你帮我看一篇论文吧，我是谁谁的研究生”。我说“那你放这儿吧”。“快看”。她这话一说呢，当时在场的男同志都用那种怪怪的眼神看着我，我必须正当防卫了。)
(《百家讲坛》2004/6/23 《身边的礼仪(一)》)

(51) 这儿跟您说，这个这个家务事儿简直是个笑话儿，我跟我弟弟呀我们俩人儿意见不和，因为什么意思不和了，过去呀连什么买这房子，干什么一切呀，哎，后首哇，

跟我一跟我弟弟我们俩人儿意见不和，跟他我分家，我我说我，不干了！

那会儿啊，是对里对外，交际去全是我的事儿，后首啊怎么着，我一，他看这意思呀，做事儿不好了，不好了，那我就跟他犯了两回意见，我哎我接着跟他分了。

（《1982年北京话调查资料》）

- (52) 我不是爱那棵树，我难道爱树比爱你还爱吗？所以岂敢爱之，就回来了。可是刚刚回来了，她又说但是我还是让你不要跳墙，岂敢爱之，因为畏我父母啊，因为我是怕我的父亲母亲的责备。可是我说我，又是拒绝，再提起来，说仲可怀也，仲子你还是值得我怀念的，我还是当然还是爱你的。（中途卡住，进行思索）

（《百家讲坛/030121-030306/1月22日 从现代观点看几首旧诗（上） 叶嘉莹》）

- (53) 薛昆看看他：“晏丞相，您也来了？你干嘛来的呀？”

丞相乐了：“我是随娘改嫁……”

“你说谁呢你？你再说一遍！”

“我随娘改嫁……”

“哎！这没有啊，丞相咱们不逗，你怎么拿这话羞臊我？”

“我说我，我随娘改嫁。”

（“我说‘我’，我随娘改嫁。”）

“怎么办呢？”

（相声小品《郭德纲相声集》）

事实上，语料库中也会出现某些例句不能采用的情况。例如，例(49)在语料库中是“那我说我”，但其实是转写错误，原文为“那人说我”。因此应该把此例排除在外。我们经过对例(50)¹⁵和(53)¹⁶的原视/音频资料调查得知，例(50)中的“我说我”实为“我说‘我’”，更准确地说，是“我说‘（是）我’”。我们也观察到在“我说”和“我”之间存在停顿，它们其实是完全分开的两个成分。而例(53)在《CCL语料库》中没有明写作品名称，经过调查得知，这是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小品《丑娘娘》中的一段话。其中的“我说我”的“我说”和后“我”之间存在停顿，实际上也是“我说‘（是）我’”，这也

¹⁵ 【百家讲坛 2004/6/23 《身边的礼仪(一)》】

<http://www.ximalaya.com/4253278/album/388738>

¹⁶ 相声小品《郭德纲相声集》丑娘娘

<http://www.ximalaya.com/6084986/sound/1988870>

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复用结构的条件，因此应该将其排除在外。如此看来，真正可被看作复用结构的例句只有两例，同“你说你”数量相同。这样的结果也使我们意识到，语料库在转写或操作上会有失误，会有种种不足之处，这是我们在进行口语语料调查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例(51)中的“我我说我，不干了！”，两个“我”重叠，可以看出说话人情绪激动，语气非常强烈，这是很有利于我们考察该结构所表达的语气乃至其语用功能究竟是什么的。例(52)¹⁷的语气虽然不如前例强烈，但也含有明显的自责的意味，主观性很强。

在此，我们还想说明的是，虽然语料库中形式上独立的“我说我”多为转写有误，因而事实上这一结构独立使用的用例是很少的，但我们也应看到，转写人转写有误，即常常把非独立使用的“我说我”转写为独立形式的“我说我”，也并非是无理据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我说我”出现如此情况，而其他类似结构(如“我看我”“我想我”“你想你”)就少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在《CCL 语料库》共检索到 1014 个“我说我”，这应算是一个高频率序列。根据认知语言学派的“以使用为基础的模型(Usage-based model)”理论，越是高频出现的结构，越容易定型化，也容易发生语义弱化、重新分析、构式化等变化。按此频率效应(frequency effect)，“我说我”应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定型化倾向，在有的语境中我们也确实能看到这样的表现。如：

(54) 像您这样的人，我说我，也是服了！(造句)

在以上句子中，“我说我”是较独立的成分，如将“我说我”变换成“我说”或将其去掉，在语气的强弱上也会有变化。如：

(55) 像您这样的人，我说(，)我也是服了！

(56) 像您这样的人，我也是服了！

根据我们对汉语母语者的调查，第一个句子的“无奈”语气最强，第三个句子则是语气最弱的一个。第二个句子“对您这样的人，我说(，)我也是服了！”重新分析成“对您这样的人，我说我，也是服了！”之后，则会产生更明确的“无奈”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说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表“无奈”语气的功能。

¹⁷ <http://xiyou.cntv.cn/v-ceb49084-306f-11df-be82-001e0bbb2454.html>

如此看来，所谓的语料“转写有误”，其实还是转写人受自己语感影响的结果，在我们的语言认知中，“我说我”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结构序列。

再看“你说你”：

(57) 她不吭声，我侧脸一瞧，她哭了，连忙松开手。“我放开你那你别闹了。”

“你放开我，放开我！”她不屈地威胁我，接着叫了一声，“你把我拧疼了。”

“你说你，非把自己弄哭了才算完。” (王朔《过把瘾就死》)

(58) 合：啊？！

甲：手里拄着绷白的。说起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拄着绷白白胡子老头儿。

乙：绷白的？

甲：什么叫老头儿拄老头儿？这都像话吗这个！你说你，不琢磨琢磨学会了再说。

什么叫老头儿拄老头儿啊？老头儿啊……

乙：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老头儿拄老头儿谁说的？

(相声小品《中国传统相声大会》)

前面说过，例(57)是高怡喆(2015)也曾用过例句，这个句子含有明显的“责备”语气，在形式上又非常独立，因而完全合乎作为话语标记的条件。例(58)的情况大体相同，也可被看作比较典型的话语标记。

虽然高怡喆(2015)指出“你说你”是表“责备”语气的格式，但表“责备”语气究竟能否说是“你说你”的唯一表述功能或者说是涵盖面较大的核心语义，在我们看来，依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不过，无论是高怡喆(2015)，还是我们自己，在《CCL 语料库》都只找到两个比较典型的用例，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全面把握该结构的功能。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

6.2 “我说我”与“你说你”的独立性表现与其语用功能

——基于对《北京口语语料》的调查

《北京口语语料》¹⁸是与《CCL 语料库》性质有所不同的语料库，为进一步了解“我说我”与“你说你”在形式上的独立性表现及其语用功能，我们也对《北京口语语料》

¹⁸ 关于该语料的简介，请参看附录 1 和附录 2。有关说话人的个人背景信息及话题备注说明，请参看附录 3。

进行了调查，由此得到以下数据：

	后带“，”或“。”（独立用）	总数
“我说我”：	10	234
“我想我”：	0	10
“我看我”：	0	5
“你说你”：	8	85
“你想你”：	0	0
“你看你”：	1	11

表 3

以上数据告诉我们，具有明显的固定化或者说格式化倾向的结构同样为“你看你”、“你说你”及“我说我”。两个语料库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调查结果却是极为接近的，即以相对独立的固定形式出现的结构均为“你看你”“你说你”及“我说我”。下面我们就具体看一下出自《北京口语语料》的用例：

先看“我说我”：

(59) 这学生，这就给疏导开了。另外呢，还有一种，哟，还用一种法则呢，用什么？威胁他们。哎，我不然的话，我说我，我给联防队打电话，是不是？来几个小伙子，给你弄到联防队去，先揍你们一通儿。

(60) 我得自己管。勤杂，归置归置院子，笼火乱七八糟，勤杂得是我，这是二员，采购员，回来，我还得做，炊事员。我说我，她有病，我还得给她当卫生员，吃药干什么的。

(61) 我说昨天我算了，三百多块了，不少啦。这，这是才几个月呀？我们奖金，三百多块钱了。我说我，哎，就拿这奖金什么的，添衣裳，嗯，自己置点儿什么，就这样儿。一般的生活上还，还可以。

(62) 我说你倒问问什么奖啊，我说行。我说今年可不错，今年，我说咱们可以过一好年。这不昨儿晚上，我上商场，我说我，得，你们，你挣钱多，给你买一只鸡吃。花三块四买一只鸡。

(63) 蔬菜比以前贵多了。也那天，我就，那天管了一次闲事儿。我说，我们家没菜了，

我说我，正好路过那个太平庄那个农贸市场那儿，我说我买点儿菜。我说买一捆小小油菜，他要我六毛五，我说怎么那么贵

(64) 她工人，工人就好办，从工厂抓还不成，脱产，半脱产，怎么着都行。这儿我也试了回，前年我也试了一回，**我说我**，我也学学试试。名额派不到咱头上，考试不是要名额吗？那儿要开证明，头儿开证明没咱份儿。

(65) 咱们确实现实条件咱们摆着呢。咱们尊重事实，你说是不是，尊重事实。他说，**我说我**，我们过，我说过两天我找你去啊。说过两天咱们就找去，咱们买去吧！

(66) 嗯，但是这个呢，每个人心目中的形象呢，又又都不一样的。嗯，我也不例外，我也有。我想象是什么呢？**我说我**，我就想象，嗯，我想象中的我的将来的那个女朋友或者爱人，应该是这样儿的，是说，她人呢首先应该一个正直的

(67) 你这个东西没长钱，质量差了，等于一样，花钱买水现在。从我，从我看法儿就这样儿，我说我。原来**我说我**，人的生活现在是提高了反正是。你说买，过去谁也想象说买电视机，录音机，那个电冰箱那伍的，谁想到买这个呀

(68) 说这半天你，你这个东西没长钱，质量差了，等于一样，花钱买水现在。从我，从我看法儿就这样儿，**我说我**。原来我说我，人的生活现在是提高了反正是。

仔细分析一下便可看出，例(59)、(60)、(61)、(62)、(64)、(65)、(66)中的“我说我”更像是“半截句”，下文内容是“我”的延续。尽管该结构在形式上独立，但从内容上看还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成分。其中，例(61)和例(62)较为典型，前者“我说我”后面加叹词“哎”，后者“我说我”后面接的是“得”（北京人常说的“得”是“行吧”或“算了”的意思），二者在这样的语境中均含有“无奈”的意味，而这种“无奈”的意味是会慢慢渗透到特定的成分上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语义吸纳。例(67)和(68)从形式上看具有独立性，特别是例(68)中的“我说我”是被独立置于句末的；从表意功能上看，其主观化程度很高，可以说已经游离于整个命题结构之外，更倾向于被理解为语气或情态层面上的成分。

再看“你说你”：

(69) 彭真同志光着两个脚丫子，啊，穿一身儿这个这个，布衣服，黄的。你说你，你说那么大的干部儿，他能参加你们这儿，跟你一块儿吃那窝头儿去？

(70) 啊，一直我就和我这老母亲在一起，没离开。还可以，现在都条件好了。你到时候儿有点儿不舒服，公费医疗。你说你，你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还都是挺好的现在。

(71) 不吃药就没准就高上来，你说这，今儿睡好觉了，不生气，这血压就低下来了，就正常了，这假条儿就不给你开，你说你，这，你怎么说？没辙。

(72) 这病人既要找你看病呢，他还又要找你诉说这个不平。你说你，本来你就挺紧张的，这儿流血，就比如说我们外科就缝合，你看病人听了，病人，你看他撞我啊，我撞他啦..

(73) 那那个那文教卫生，很明显的，是吧，哎。但是呢，你说你，有些事情属于党的政策决定的，你跟病人发不着火儿，是不是？

(74) 五块钱五块钱吧，我给你了，认头了。给你五块钱我就完了，我就走了。到现在，这治安，现在现在就这么乱，你说你，你说哪儿有谱儿啊？你说哪有说，哪儿规定的罚你多少钱？没有！随随便便罚，他乐意，想罚你多少钱罚你多少钱！

(75) 你击完球以后，你不能从场子里走，你要从场外边儿走。场子你说你，你说你击完球以后，你球要进去了，要过这门儿了，也没出界，那你可以，可以，你可以从里边儿走，再打第二下..

(76) 现在啊，就说这些乡镇企业，没一个是正路的发起来的，全是歪门儿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你不搞点儿歪门儿的，咳，还真是不灵。

前面说过，高怡喆(2015)将“你说你”的功能归结为表“责备”语气。对此，我们有两点疑问，一是“你说你”只单纯表示“责备”义吗？二是“你说你”所表达的“责备”语气与“你看你”所表达的“责怪”语气究竟有何区别呢？在例(69)中，“你说你”的语气似乎并未达到“责备”那么强烈的程度，而更接近于“嗔怪”，意在“纠正对方的

想法”。例(70)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劝慰”。例(70)的语气稍强一些，后接疑问形式的句子，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你”是虚指或者说通指的“你”，并不是指向听话人的，也就是说，这里的“你说你”并非用于责备听话人，而是表达一种“无奈”的情绪，是与后面最常用于表明“无奈”心态的“没辙”相呼应的。例(72)至例(76)中的“你”同样也是虚指或者说通指的“你”，“你说你”所表达是无奈、懊恼、抱怨等语气，而并不是典型的“责备”语气。总之，“你说你”作为一个情态成分，所表达的情态义是比较复杂多样的，不宜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责备”。关于“你说你”与“你看你”的区别，后面将会述及。

通过以上实例及其分析可以看出，“你说你”与“你看你”一样，都可以被判定为一种固定格式，而“我说我”还不能被看作完全固定下来的话语标记。不过，有些语境中的“我说我”似已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并已承担着一定的情态功能，表现出明显的话语标记化倾向。

6.3 “你说你”与“你看你”的功能对比

“你看你”和“你说你”均已固化为话语标记，那么其语用功能及其所使用的语境是否存在区别呢？如前所述，张先亮、郑娟曼(2009)将“你看你”看成“责怪”式话语标记，而高怡喆(2015)则将“你说你”看成表“责备”义的话语标记。“责怪”和“责备”无疑是语义相关或相近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如下：

(77) [责怪]：责备；埋怨。

[责备]：批评，指摘。

[责怪]的释义同时含有“责备”，这样我们就很难通过“责怪”和“责备”的词义区别，看出“你看你”和“你说你”的功能区别。通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你说你”和“你看你”的话语功能及适用语境有所不同。如表2所示，在《CCL语料库》中，“你看你”占绝对优势，共有52个用例，“你说你”反而很少，只有两例。而在《北京口语语料》中，我们只找到1例“你看你”，而“你说你”却出现8例。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两个结构之间的区别，即其所出现的语境和所呈现的功能的不同。

《北京口语语料》所收录的是采用采访方式录音并转写完成的语料，是一种“独白”性较强的语言材料。从交际层面来说，在这里进行对话(按实际话语比率，被访问者远远

高于采访者)的两个人基本处于陌生状态,相互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这时功能比较单一的“你看你”就很难出现,而其中的“你”可为虚指或通指用法的“你说你”则比较容易使用,这时的“你说你”所表述的并不是对听话人的“责备”,甚至可以说基本与听话人无关,只用以表达说话人无奈、懊恼等负面情感或情绪,这是“你看你”所不具备的功能。

“你说你”和“你看你”在话语功能上的区别,归根结底是与其语义演变及其主观化过程相关的,简单地说,其区别其实在复用结构形成之前的阶段便已产生,也即缘于其内部成分“你看”和“你说”的区别。

我们在前文曾介绍过刘月华(1996)对“你说”和“你看”所做的功能分析,即:

“你说”:

- (i) 有时是征询对方对人或事物的看法,让对方表态,而目的在于表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看法。
- (ii) 有时说话人用“你说”并不真的让对方说话、表态,完全是想表明自己的一种看法,说话人说出一连串的话语,根本不给对方留出说话的机会。

“你看”:

- (i) 有时也可以引出说话人的看法。
- (ii) 还可以有不满,责备,嗔怪的意味,用在说话人认为对方或第三者,有时是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做了错事的情况之后。

需要注意的是,“你说”有(i)“征询对方对人或事物的看法”,“希望对方同意自己的看法”到(ii)“完全是想表明自己的一种看法”这样两种用法;“你看”则从(i)“引出说话人的看法”到(ii)“有不满,责备,嗔怪的意味,用在说话人认为对方或第三者,有时是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做了错事的情况之后。”。从“和对方共享己见”到“让对接受己见”甚至“责怪对方”,可以说是“你说”和“你看”共有的极为接近的语义和功演化过程,这一演化过程可以描述为:

(78) “己见的表明” → “得到对方同意” → “让对方接受己见” → “责怪(责备)对方”

从“己见的表明”到“让对方接受己见”,合乎从“主观(subjective)”到“交互主观(intersubjective)”的演化程序。我们在表明自己的看法时,话语内容会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这是一种“主观化”表达;而自己的言语行为一旦作用于对方,就会显现出听者

指向,也即“交互主观”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学者谈及。例如,张旺熹(2009)指出:

(79) “他+看/说/想”: 无主观性

“我+看/说/想”: 主观性

“你+看/说/想”: 主观 / 交互主观性

不过,“你说”和“你看”虽然主观化路径接近,但具体用法还是会有一些区别。“你说”常常用以“表明自己的一种看法”,“你看”则主要“用在说话人认为对方或第三者,有时是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做了错事的情况之后”,这样的用法差异就直接导致“你说你”与“你看你”的话语功能及适用语境的区别。对此,是可以用语法化理论的“保持原则”做出解释的。

最后,“你看你”和“你说你”的区别也体现在其表述重心及其适用场合方面。前者主要指向事情或行为本身,后者则可用以追究原因或理由,因此可以说,“你说你”所涉及的内容更深层一点,语气自然也就更强一些。下面请看几个经过汉语母语者检证的语段:

(孩子跟爸爸吵架,爸爸出走了,于是妈妈责备或责怪孩子:)

(80)你说你,你干嘛要跟他吵架呢?

(81)你看你,你都把他气走了!

有的语境也可以出现“你看你”和“我说我”两种结构,但所表达的语气是不同的:

(82a)你看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尿床呢?

(82b)你说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尿床呢?

(82a)应为“妈妈”在现场看到孩子尿床后所说的话,主要表示对孩子的责怪。假如说话人不在现场,并没有亲眼看见该场景,这个句子就很难使用。与此不同,(82b)可以不在现场使用,“妈妈”可以用以在其他场合教训孩子,而且这个句子还含有追究原因或责任的意味。相比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语气强烈,如果说前者是“嗔怪”,后者则为“斥责”。在此造成二者的语义重心和适用场合有所不同的因素,主要就是“看”和“说”的意义和认知特征的不同。前面说过,“看”和“说”都是动作动词,但“看”的本义是“使视线接触人或物”,表示的是一种直接的感知行为,“看”这一行为的实施,可以不

受其他认知操作影响，但要求其对象在视线范围之内；而“说”则为言说动词，本意是“用话来表达意思”，人们常说“言为心声”，语言是和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说”这一行为的施行，要有认知活动介入其中。同时，“说”的内容既可以是现场事态，也可以是非现场事态。按其字面意思，“你看你”倾向于提醒听话人注意自己当前的言行，“你说你”则倾向于提醒听话人考虑某一情况，并就某一情况发表看法。当“你”为虚指成分时，“你说你”则用以引出说话人的看法。总之，正因为“看”和“说”有以上区别，所以“你看你”和“你说你”会有语义重心及适用场合的区别。

请再看几个语段：

(83) (主人在迎接来访的朋友时说：)

(a) 你说你，来就来呗，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b) 你看你，来就来呗，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84) 妈妈：宝贝怎么了？

(a) 孩子：我刚刚在楼梯上摔倒了！

妈妈：你说你，你怎么那么笨呢？

(b) 孩子：我刚刚在楼梯上摔倒了！

妈妈：？你看你，你怎么那么笨呢？

(在查看伤处时可以这样说，其中远指的“那么”换成近指的“这么”比较好。)

(85) 妈妈：宝贝怎么了？

(a) 孩子：我被人骗了！

妈妈：你说你，你怎么那么笨呢？

(b) 孩子：我被人骗了！

妈妈：*你看你，你怎么那么笨呢？

(86) 孩子：我失恋了，好伤心啊！

(a) 妈妈：你看你怎么这样呢？

(b) 妈妈：你说你怎么那样呢？

(87) A: 我失恋了, 人家有别人了

(a)B: 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呢?

(b)B: ? 你看你怎么那么傻呢?

从以上几个语段可以看出, 在“你看你”与“你说你”的选择中, 说话人对事态的认知方式(主要是指“现场认知”与“非现场认知”)起着关键性作用, 同时二者语气的强弱也有一定的区别。

7. 小结

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 考察了进入“人称代词+说/想/看+人称代词”结构的构成成分及整个结构对其制约情况, 分析了该结构的语用功能。这一结构的特点实际上与作为其基础结构的“人称代词+动词”结构本身的语义(或者说语气)及其作为话语标记的语法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注意到, 就目前情况而言, “我说我”的独立性和固定化程度还不如“你说你”和“你看你”, 还不能被看作真正的话语标记。不过, 作为一个在语料库中高频出现的结构序列, 该结构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固定化和格式化倾向。这一事实告诉我们, 语言现象的变化确实是渐进的、复杂的, 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对处于不同层面的语言现象要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对处于演化状态的语言现象更是要结合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对该结构的演化情况, 我们还将继续给予关注。

“你说你”和“你看你”已被看作具有独立性和固定化特征的话语成分, 在整个语段中, 它们是独立于命题结构之外的, 并已有各自的情态义或者说语气功能, 先行研究将前者概括为“责备”, 将后者归结为“责怪”。“责备”和“责怪”究竟有何不同? 以此究竟能否全面描述这两个结构的语义和功能? 我们认为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通过对实例的调查与分析, 我们看到这两个结构在话语功能及语义重心、适用场合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区别, 而且相比较而言, “你说你”要比“你看你”的适用范围更广一些, 用法更为多样一些。二者的用法区别的形成则主要缘于“说”和“看”的意义和认知特征的不同, 对此, 可以根据语法化理论的“保持原则”做出解释。简单地说, “说”和“看”这两个动词的原型义和原型用法制约着“你说你”和“你看你”结构的演化方式和结果, 与二者的话语标记功能的形成与呈现密切相关。

另外, 在语料调查中, 我们遇到了口语语料的转写等方法层面的问题。在确认转写有误的情况下, 一方面查找原始语料进行补正, 以避免受到误导, 另一方面又要考虑转写错误出现的深层理据, 考虑相关语言现象在转写者的语言认知中的呈现方式, 从而帮助我们对该语言现象的演化情况做出判定, 是我们所采取的处理思路和方法。当然, 语料问题是语言学研究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的问题, 如何面对语料搜集和分析中的问题,

是我们还将考虑的问题。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在搜集更多的语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此类结构的内部形成机制与外部表述功能，并希望相关结果能够推及其他话语标记的分析。

第四章 “X 什么 X” 构式的语义内涵及语用功能

1 先行研究与本文观点

最早孟琮(1982)指出:“X+‘什么’+X_a”,这是一种固定的格式。X 必须是动词或形容词,以单音节词为主。整个格式表示否定的意思。”以下分别为该文所提及的 X 为动词和形容词的例句:

都老成这样了,还穿什么穿!(意思是年纪大了,无心再讲究穿着。)

干净什么干净!到处是土,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以上句子的重音都在‘什么’上,X_a都不重读”,被认为是此类结构的一个特点。

也许确如前文所述及的那样,起初能够进入“X+‘什么’+X_a”格式的成分只有动词和形容词,不过,目前名词也同样可以进入该格式(这也有可能是后来出现的派生格式)。同时,据我们观察,实际上该结构中的第一个 X 应为重读成分。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详细说明。

1.1 对“X 什么 X”内部结构关系的两种看法

对“X 什么 X”的内部结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或者说切分方法,即“X 什么+X”和“X+什么 X”。例如,史有为(1991)、齐沪扬(2007)赞同前者,而朱军、盛新华(2002)、朱妹(2006)则持后一种观点。而在我们看来,这两种结构关系在“X 什么 X”结构中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例如:

(1) [两家父母都以为童佳倩要生孩子了,结果不是]

刘易阳:妈,爸,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医生说没到日子。

红霞:你看你!我说的嘛,你就急,急什么急呀,跟鬼催似的!

(《裸婚时代》集 18)

(2) [因为家里有刘易阳的家人,他不想在他们面前出丑]

童佳倩:我现在都快成一泼妇了我。

刘易阳:小点声!

童佳倩:小声什么小声啊,你就是死要面子!

(《裸婚时代》集 10)

简单地说,例(1)的内部结构可以分析为前者,即“X 什么+X”,在此可省略的是后 X,例如:

(1)'急什么呀,跟鬼催似的!

? (1)''什么急呀,跟鬼催是的

即便是省略后 X,其表意效果也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如果省略了前 X,这句话就至少是不再适合用在现在的语境中了。

相反,例(2)中可省略的是前 X,例如:

(2)'什么小声啊,你就是死要面子!

如果省略了后 X,例(2)就不再适合用在原来的语境中了,例如:

？(2)''……小声什么啊，你就是死要面子！

如上所述，“X 什么 X”结构的确存在两种结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结构关系呢？

1.2 “索引”说

吴丹华(2011)以“索引”概念看待“X 什么 X”的内部结构关系，并尝试以此消除两种内部结构关系分析之间的矛盾，从而对之做出统一的解释。“索引”说的基本含义如下：“X 什么 X”是人类语言的一个简单模型，反映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是先“找好谈论对象”，然后再“就这个对象表达意见”。人们在使用“X 什么 X”表述否定意图时，要先“索引”使自己产生否定意向的那一部分信息(找好谈论对象)，然后对此信息进行“否定”(就对象表达意见)。例如：

(3) A：明天的会是他主持吧。

B：他什么他，是我！（横线由为作者所加）

(4) 跑什么跑，我追不上你了！（同上）

在例(3)的“X₁什么 X₂”中，如果前“X₁(他)”是“索引”，那么“什么 X₂(什么他)”就是“否定”。在此，B 是想提示 A，明天不是“他”主持，而是“我”。B 先从 A 的话语中“索引”出否定对象“他”，而后将“他”放入否定结构“X 什么 X”中，通过这个结构表达否定意向。索引信息“他”在此起提示、指向作用。在例(4)中，后“X₂(跑)”是“索引”信息，“X₁什么(跑什么)”是“否定”。吴文所提出的“索引+否定”和“否定+索引”的概念图式如下：

- | | | |
|----------|---|-------|
| 1. “X | + | 什么 X” |
| (索引) | | (否定) |
| 2. “X 什么 | + | X” |
| (否定) | | (索引) |

吴文以“索引”概念对“X 什么 X”结构做出统一的解释，但其中仍有局限和矛盾。我们认同“X 什么 X”可有两种切分方式，即“X 什么+X”和“X+什么 X”，但不能同意把“X 什么+X”分析为“否定+索引”（图式 2）的观点。从道理上说，“索引”信息放在前面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一旦被放在后面，就起不到“索引”的作用了。

实际上，孟琮(1982)也曾谈及“X+‘什么’+X_a”结构具有否定功能，即当我们进行“否定”时，应是采取首先感知已知事态的存在，然后再对其“否定”的策略。先有被否定的对象，再出现表明说话人的判断的成分，可以说是对“X 什么 X”结构做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不管是将“X 什么 X”分析为“X 什么+X”，还是“X+什么 X”，处于后面的 X 都被看做表示说话人的判断的成分，甚至是更接近于语气词的成分。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X 什么 X”结构呢？或者说，如何才能有效地切分其

内部结构呢？

1.3 以“构式”说解决两种内部结构关系分析之间的矛盾

其实，简单地按语义切分“X+‘什么’+X_a”结构并不是非常可行的。如上所述，例(4)之类句子的句法上的切分点应在“跑什么”与“跑”之间，因此，如果插入语气词“呀”，可以将其说成：

(4)’ 跑什么呀跑，我追不上你了！

这应该是很常见的例子。我们对例(3)也可进行同样的操作，即按上面所说的切分点，在“他”与“什么他”之间插入语气词“呀”：

* (3)’ B：他呀什么他，是我！

按照吴丹华(2011)的说法，我们所讨论的结构应有两个不同的切分点，两个切分点都应该可以插入语气词等成分。可事实上，(3)’至少是不够自然的。

为了解决以上两种内部结构关系分析之间的矛盾，我们拟以“构式”的视角来重新分析“X 什么 X”。如上所述，以往的研究往往采取“X 什么+X”或“X+什么 X”这样的切分方式来分析“X 什么 X”。但一旦把整个“构式”所表达的意思考虑进来，这样的切分方法就站不住脚了。

1.3.1 原型“X 什么 X”的生成机制

从以上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我们无法将“他什么他”重新分析为“他+什么他”，甚至其语义内涵也并不等于“他+什么他”。与此同时，“跑什么跑”虽然可以重新分析为“跑什么+跑”，但也不完全等同于“跑什么+跑”（我们认为前者是一种“构式”，而后者不是，二者在用法层面上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具体内容将在下文中详谈。）看来，吴文所采用的“索引”说也不能有效地解释该结构的内部关系。通过(3)’和(4)’的比较，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即“X 什么 X”结构的原型应为例(4)“跑什么+跑”，该结构可被抽象为“X 什么+X”。以下是我们给出的演化图(以“跑什么跑”为例)：

①跑什么呀+跑→

②跑什么(呀)+跑→

③跑什么+跑(“跑”与“什么”之间无法插入任何成分)→

④跑什么跑→

⑤抽象结构“X 什么 X”(X 在扩展)

当处于第五个阶段时，不仅如孟琮(1982)所曾提及的那样，“X 必须是动词或形容词，以单音节词为主”，而且如例(3)所示，在句法层面上无法将其重新分析为“X 什么+X”，同时，名词性成分也能够进入该构式中了。

1.3.2 从语音和信息特征的角度来看“X 什么 X”结构

实际上,从该构式的表意功能来看,“他什么他”和“跑什么跑”本质上是有一致性的。当然,这种一致性不单纯是结构形式上的一致性,而且是语音和信息结构上的一致性。

从“他什么他”和“跑什么跑”的语音特征来看,这两个结构都是先重读第一个 X,处于中间的“什么”反而都是无法重读的,重读会显得有些别扭,第二个 X 则更是倾向于轻读。在我们看来,这是该结构比较固定的语音特征,可图示为:

X_1	+	什么	+	X_2
重		轻		稍轻

上述语音特征的内在理据就在于:重读 X_1 是为了引用某个成分,或者说是为了更加清楚地申明主题(也可称之为“话题”);稍微轻读 X_2 是因为它是 X_1 的重复成分,其命题义是没有必要强调的,而且该成分放在句末,带有一定的语气成分的特点,因而不宜重读的。这样,夹在中间的“什么”就成了语音缓冲区域,也就自然只能轻读,而且通常会轻于 X_2 。

从以上语音特征似也可以看出,上述两种结构其实已不存在切分点的不同。与此同时,两种结构其实还蕴含着同一个信息结构。一般要重读的 X_1 往往都是引用性成分,而处于句末的 X_2 既是重复 X_1 的成分,也是更倾向于表达语气的成分。当我们把同一个成分放入同一个句子时,后一个成分承担加强语气的作用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其命题义已经显现在句子中了,没有必要仅将其作为命题成分重复。不过,虽然如此,在“X 什么 X”构式中,后一个 X 还是非常重要的成分,它承担着语气或者说情态功能,对整个结构的构式化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X 什么 X”的内部结构关系可以统一分析如下:

“引用 + 什么 + 语气”

这是“X 什么 X”结构所共有的内部语义结构关系。

如上所述,在该结构中, X_2 相对来说是倾向于被轻读的,并承担着一一定的情态或者说语气功能,在此意义上说,其特征和作用更接近于语气词。它是前 X 的重复成分,其作用主要不在命题层面上。

2 “X 什么 X”构式的语义内涵——“(引用性)否定”

其实,无论是从内部结构关系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外部表意功能的角度来看,“X 什么 X”都是具一定的“构式”特征的。姜炜、石毓智(2008)曾提及“什么”的否定功能,孟琮(1982)和吴丹华(同上)则已指出,“X 什么 X”是一种否定结构。本文则将其看做一

种“否定构式”，尝试从构式的角度分析其特点。

简单地说，“X 什么 X”构式的语义内涵应被概括为“否定”，更准确地说，其实这是一种“引用性否定”。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该结构式只是用来否定已施行的发话或者事态，即对话语内容或既有事态表示“否定”。本文将以“元语言否定”和“既施行为否定”的概念来进一步阐释上述两种“X 什么 X”结构的语义内涵。

2.1 “元语(引述性)”否定

梁锦祥(2000)指出：“元语言否定的否定对象不是事实本身，而是陈述的前提、会话含义、言谈焦点和视点、社会内涵以及语言表达手段等”。“元语否定”的否定范围还是较为宽泛的，而本文所说的“X 什么 X”就是其中的一种元语否定形式，是一种“引述性否定”。

如以实例加以说明的话，前面所曾提及的例句(4)就是比较典型的引述性否定。在例句(4)中，“他”是说话人 A 的发话内容的焦点，而说话人 B 所说的“他什么他”就是对上文所说的“他”加以否定，“他”在这里显然是被“引述”的成分。

请再看几个实际用例：

(5) [董大海哄骗老婆卖旧房子，买新房子]

董大海：老婆我跟你讲，咱们家就缺这么一套，整合一下资源，把你那套小的卖了，咱就买这一套。

老婆：**买什么买**，你就想吧，卖不了。看也是白看，说也是白说。

(《离婚律师》第 10 集)

(6) [两家父母在吵架，童佳倩突然身体不舒服了。]

红霞：妈陪你去医院吧，我去吧，我去！

田淑云：**去什么去**！

红霞：我去！

田淑云：关门，关门！（《裸婚时代》第 18 集）

(7) 刘易阳：老婆，我到家了。

童佳倩：老公，你今天回家住吧，娇娇陪我。

刘易阳：嗯…

童佳倩：**嗯什么嗯**，赶紧回去！（《裸婚时代》第 15 集）

例句(5)、(6)中的“买什么买”、“去什么去”都是就对方话语内容的焦点信息或者说基本主张进行否定，前面一个“买”、“去”是引述部分；例句(7)非常简单，从表面上看否定的是似乎并不包含具体的信息内容的语气词“嗯”，而实际上“嗯”代表的是对方迟疑、不满、不情愿的态度，所以说“嗯什么嗯”其实否定的是对方的态度，“嗯”同

样为对方话语的引述也即否定对象。

2.2 “既施行为”否定

我们这里所说的“既施行为否定”，顾名思义，也就是对某种已经开始施行的行为的否定。这是说话人对自己亲眼看到，或者亲耳听到的感知行为的否定。因此，这种用法的“X 什么 X”一般都出现在该行为正在施行的场合，也可以说是在说话人和听话人处于彼此能够看见并能够听见对方声音的空间范围的条件下使用。

前面说过，例句(3)是比较典型的引述性否定形式，而例句(4)则是比较典型的“既施行为”否定形式。在例句(4)中，说话人所否定的是对方正在施行的行为，而且说话人正处于阻止对方施行该行为的过程中。

请看几个实际用例：

(8) (观众在哄笑，并发出嘘声)

王自健：你们噫什么噫，你笑什么笑(你们)，笑什么笑。白教了吗?统统都白教了吗?
(《80后脱口秀》)

(9) (以为佳倩快要生孩子了)

刘易阳：你赶紧去医院！

刘明：你这，我跟你说完我再……

刘易阳：你说什么说，你赶快先去看看佳倩！那万一要生了，快去呀！

刘明：回头我跟你算账。

(《裸婚时代》第19集)

(10) (曹小强在楼下呼喊黄伟业)

曹小强：黄伟业，你下来！你靠谱不靠谱呀，你给谷清联系的什么破演出啊！

黄伟业：喊什么喊啊，你还急了。演出给没给她钱？

(《大男当婚》第3集)

如果说前面一组例句引述并否定的是对方的话语内容(多为焦点信息)，这组例句则是对对方正在施行的言语行为本身的否定。具体地说，“噫”及“笑”、“说”、“喊”都属于言语行为范畴，而归根结底，言语行为也是一种行为，为此，上述例句都可归入“既施行为”否定类。

3 “X 什么 X”构式的语用功能

我们之所以将“X 什么 X”结构作为一个构式来看待，主要就是因为该结构不仅有着固定的结构形式，而且有着特定的语义内涵。我们知道，“X 什么”与“什么 X”分别都有疑问句用法和表示否定的用法，而“X 什么 X”结构似乎只有一个义项也即否定义，这已确立了该结构作为一个否定“构式”的地位。

更进一步说，该构式所具有的功能不仅是“否定”一项话语内容或一种事态，而且

还包含着与听话人互动的“交互主观”功能。张旺熹(2009)指出:“交互主观性主要是指说话人使用一定的语言形式去关照听话人的感受,即说话人在表达说话这一言语行为时,一方面需要顾及对方的感受,另一方面也要促使对方与自己互动,从而需要使用一定的语言形式来同时关照听说者双方的主观性”。我们认为,“促使对方与自己互动”就是“X什么X”结构所体现的语用功能。

(11) [薛素梅和冯兰芝在超市碰见并开始吵架]

薛素梅:果,果什么?你是果然?!

果然:我是啊

杨桃:是什么是!妈妈,走走走 (《咱们结婚吧》第5集)

(12) [在单位,同事来找果然,给他看跟他有关系的报纸内容,果然在笑]

上司:笑什么笑啊,瞧你办这事。有些话咱们私下说没问题,但是不能跟记者说知道不知道?

果然:我什么我跟记者说呀?

上司:你看,还登了报了! (《咱们结婚吧》第13集)

在例(11)中,果然已经说“是”了,这时候杨桃说的“是什么是”,表面上否定了对方所说的“是”,即对说话人的肯定加以否定,实际上她是想“促使对方改变说法或态度”,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好,结果无奈地和妈妈离开现场。在例(12)中,说话人用“笑什么笑”来阻止对方正在施行的行为“笑”(=“别笑”)的同时,要求对方采取其他行为方式,即让对方承认自己有不妥之处。例句中的“上司”还接着说“瞧你办这事”,此类表“责备”、“敦促”的话语是很容易和“X什么X”构式搭配使用的。

其实,例(11)和例(12)分别可以说成(11)’和(12)’:

(11)’ 是什么呀是!

(12)’ 笑什么呀笑

既然两种说法均成立,那么,(11)和(12)与(11)’和(12)’的功能区别究竟是什么呢?前者主要用来“否定”话语内容或者“阻止”某种行为,后者主要起到宣泄情感的作用。这样的句子所含有的“责备”、“敦促”等交互主观意味主要是语境所赋予的,而不是该结构本身所具有的语义内涵。

当然,在语境共现效应的作用下,“责备”、“敦促”等意味也会慢慢渗透到该构式中去,即在非典型或称非常规语境中,该构式有时也会含有这样的语气,体现这样的语用功能。例如:

(13) 段西风:既然你们是利滚利,是吧。我多拖一天你们就多赚一天的钱,

我不明白你急什么急啊!

借钱的:用不着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咱们结婚吧》集30)

(14) 谷清：我告诉你。你要再去找曹小强，我立马就跟他分手，马上就断！

谷风：你有病啊，那孩子不错，你跟他分什么分！

谷清：就因为我有你这么个爹！（《难当大婚》集4）

在例(13)中，“X 什么 X”充当句中成分也即宾语，这要比直接构成感叹句客观得多。类似用法还有我们常会听到的“你说她急什么急(呢)”。同样在例(14)中，“X 什么 X”也不是对事态的直接反应。可是，即便是这样，该构式依然还含有“责备”、“敦促”的意味。再比如，“你跑什么跑呀？”也不能算是纯粹的疑问句，如用较为和缓的口气说这句话，说话人其实是在比较理智地制止听话人“跑”，并敦促对方顺从自己。在以上对话中，说话人不仅在表明自己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在实施“敦促”这一言语行为。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里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上，也即该结构为何可以实现“敦促”功能呢？这跟该结构所使用的语境(广义的)有关。“X 什么 X”所出现的语境往往是说话人不希望出现的情景，当然这不是单纯的“褒贬”区别，而是和说话人的意愿有关。在指向听话人的功能得到加强的前提下，该结构不仅表达出说话人强烈的感情，并派生出“责备”、“敦促”等先表态，再促使听话人做出某种反应的功能。

总之，我们在对大量的“X 什么 X”结构进行观察、分析之后，初步得出结论：“X 什么 X”的基本语义内涵为“引用性否定(“元语言否定”和“既施行为否定”)”，语用功能则为促使对方与自己形成互动的“交互主观”功能或称“期许寄托”功能。

4 小 结

本章主要讨论了现代汉语中的“X 什么 X”结构的语义内涵及其语用功能，并述及其形式特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该结构是有理由被看做一个有着基本固化的形式、语义及功能的语言结构式的。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引用性)否定构式”，这一构式不仅具有浓厚的主观化色彩，而且具有明显的“交互主观”性，即不仅表明说话人的态度，而且表明对听话人言行的期许，甚至会起到促使听话人采取某种行动的作用。

今后我们还将对类似结构进行系统研究，以进一步寻求语言成分“复用结构”的生成理据和表意特征，并希望能对相关现象做出说明。

第五章 结语

1. 基本认识与主要成果

本文主要讨论了现代汉语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四类复用结构：(1)副词复用结构；(2)人称代词复用结构；(3)“我/你+说/想/看+我/你”结构；(4)“X 什么 X”构式。这四类结构的形式特征均可描述为“两个相同的语言成分以非连续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句子中”，当然，这只是非常粗略的描述，其实，我们所说的复用结构还要加上一些限制条件，而这些限制条件正是我们把“去+VP+去”之类的结构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主要理由。简单地说，我们所讨论的复用结构与“去+VP+去”之类结构的表述功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后者不具备前者所具有的主观性或交互主观性特征。表明情感或态度，甚至期盼对方做出相应的反应或有所变化，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复用结构的基本特点和功能。归结起来，本文对各类复用结构的基本认识与主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为：

第一章《副词复用结构初探——主要以副词“都”、“还”为例》，具体考察副词“复用”或者说进入复用结构的制约条件、该结构的生成机制和语用功能、句末副词的语气词化倾向等等。同其他几类复用结构相比，副词复用结构可以说是内部结构相对松散的一类结构，管见所及，以往很少有人将此类结构作为一个固定结构进行研究。不过，方言学家邢向东先生在私信中告诉笔者，此类结构在晋方言中用得比较普遍。以类似方言现象为参照分析问题，预测普通话副词复用结构的演化趋势，是我们在本章所做的一点儿尝试。

第二章《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再议》，首先考察该结构对人称代词的选择倾向，从而说明该结构乃至各类复用结构的“交互”语境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一类固定化程度较高的“你 + X + 你”结构，特别是通过能否进入其中的“X”成分的语义和情态特征的对比，证明此类结构已经固化为具有特定的语义内涵的句式框架，已有一定的构式化倾向。如本论部分所述，人们在述及此类结构时，通常是将其作为语用现象来看待的。而在我们看来，却有一部分“人称代词复用”结构固定化或者说构式化程度极高，如“你居然你！”之类的结构。语言事实告诉我们，对此类结构进行分析，需要摆脱已有认识的束缚。

第三章《“我/你+说/想/看+我/你”结构分析》，讨论派生自话语标记“我/你+说/想/看”的“我/你+说/想/看+我/你”结构，主要探明不同结构序列的话语标记化或者说语法化程度及与其基础结构的关系，考察“我说我”的演化情况，具体分析具有固定化和独立性特征的话语标记成分“你说你”和“你看你”的功能区别，并从语法化规律的角度解释其功能区别形成的原因。已有研究通常只把此类结构中的“你说你”和“你看你”看做固定结构，而很少谈及“我说我”，同时，也很少述及“你说你”和“你看你”的功能区别。可是，我们在语料调查中发现，某些语境中的“我说我”已经表现出一定的固定化和独立性特征，甚至已有话语标记化倾向。同时，我们也看到，“你说你”和“你看你”在表述特征和适用场合等方面有一些区别，而这些区别主要就缘于“说”和“看”的原型义与原型用法的不同。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同人称代词复用结构的情况一样，第二人称代词“你”类结构在本章所讨论的结构中也占有绝对优势，这说明复用结构作为一种主观性较强的语言结构式更适合用于具有交互性特点的语境中，更适合用以表达

说话人的情感与态度。

第四章《“X 什么 X”构式的语义内涵及语用功能》，通过分析“X 什么 X”结构的形式及语义、功能特点，提出该结构已经构式化，可被看做一个“(引用性)否定构式”。在本文所讨论的几类复用结构中，这是一类构式化程度最高的结构。在此类结构中，“复用”结构的固定化、主观化特征体现得最为突出、充分。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所提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X 什么 X”结构可被看作复用结构的指标性格式，通过“X 什么 X”结构的分析，能够看到一些“复用”结构的共性特征。

总之，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几类常用的复用结构做了较为系统、具体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取得了一些我们自认为有价值的成果。

2. 不足与局限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当然，我们的研究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与局限。例如，对很多问题的分析都还缺乏广度和深度，对研究对象的体系性、规律性、理论性认识不够，因此，还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普遍适用于各类复用结构的研究框架。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应当拓展研究范围。除了其他一些同本文的研究对象相类似的复用结构之外，汉语中还有常可见到的词语“重叠”、“反复问句”等语言成分重复现象。我们相信，这些现象的形成应当是有一些共同的理据的，而对其共同的理据的分析，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汉语表达机制的认识。

第二，需要增加研究维度。这里所说的增加研究维度，是指应从更多的角度、更多的层面对问题进行研究，而目前最需要重视的则是类型学研究视角。

首先，我们应该对不同语言中的类似现象有所关注。我们在前言部分曾提到，16~18 世纪的英语中也存在和本文所考察的“X 什么 X”构式极为相似的结构，可是，因笔者能力所限，暂时未能对此有更多的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其次，我们应还加大本文所讨论的的普通话现象同相关汉语方言现象的比照力度。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本文也曾述及相关汉语方言现象，即通过与方言语料对比，来考察普通话中一般被认为是处于语用阶段的复用现象及句末成分的语气词化倾向。据此我们所知，普通话中的某些语用现象在方言中已经固化为语法现象，句末成分的语气词化就属于这种情况。赵元任(1980:8)曾指出：“咱们可以说，中国话其实只有一个文法。即使把文言也算在内，他的最大特点旨在单音节词多，复词少；还有表示地方、来源的介词组可以放在主要动词之后，而不放在前面。除此以外，实质上，其文法结构不仅跟北平话一致，跟任何方言都一致。”其实，我们既可以把普通话当做一种“杂化的支语言”来看待，可以透过方言现象来更清楚地了解普通话的面貌。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普通话看做方言的上位范畴，看到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方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普通话的影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些现象甚至可能会和普通话同步演化，尤其是使用人口众多、使用区域广泛的一些说法更是如此，本文所考察的现象或多或少就有这样的特点。例如，

“还”的后置及其语气词化在神木方言及胶东方言中都能观察得到(从与该方言母语者的私信中得知)。因此,我们今后要更加重视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研究,注意通过与方言语料的对比,认识普通话中的复用结构的特点特别是其句末成分的化趋势。另外,普通话与方言及不同的方言之间不仅具有一定的共性,而且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区别(参见郭锐2012等),就某种语言现象而言,不同的方言之间也有可能形成一个连续统,表现出演化的连续性。随着汉语方言类型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方言学者开始注重方言语法的描写,这也为我们从方言的视角讨论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普通话研究和方言研究的界限通常还是比较清楚的,简单地将对方言现象的看法推及对普通话现象的认识,也是不可取的做法

第三,我们还要注意研究方法的改进。首先,我们今后要更多地吸收、运用现代语言学成果;其次,我们还应改善语料工作。而归根结底,上面两个环节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所研究的语言现象是一类口语现象,而口语研究是目前语言学研究的一大主流,“会话分析”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之一。“会话分析”所针对的无疑是交互性、即时性口语语段,其分析对象所能够涵盖的范围往往是有局限的,对于像我们所考察的复用结构这样的主观化程度较高的语言结构来说,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很难在为进行会话分析而建立的语料库中找到太多的用例。作为语料来源,我们较多地考察了现代电视剧及访谈录音资料。有些语言现象只有通过机器进行语音分析或在看到其使用情景时,才能看到其细微差别,而将电视剧及访谈录音资料作为语料来源,是可以满足这样的研究需要的。不过,电视剧是有剧本的,被采访人则会有“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等各种顾虑,会有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说话的语气等各种问题。因此,严格地说,我们所使用的语料大部分还是“半自然”状态的口语语料,我们还未解决语料的“自然度”问题。在自然口语语料及会话分析理论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我们也必须更加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总之,综合考虑研究课题的特点及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我们感到,在今后的研究中,基于汉语方言语料的“对比研究”和基于自然语料的“口语分析”,应是我们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参考文献〉

—中国語文献—

曹秀玲 2010 《从主谓结构到话语标记——“我/你V”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汉语学习》第 5 期，38-50 页。

陈建民 1984 《汉语口语里的追加现象》，《语法研究和探索(2)》，北京大学出版社，117-132 页。

陈振宇、朴珉秀 2006 《话语标记“你看”、“我看”与现实情态》，《语言科学》第 2 期：5-15 页。

崔希亮 2000 《词人称代词及其称谓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46-54 页。

董秀芳 2007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50-61 页。

董秀芳 2011 《“X 说”的词汇化》，《语言科学》第 2 期，46-57 页。

方梅 2005 《疑问标记“是不是”的虚化——从疑问标记到话语—语用标记》，《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18-35 页。

方梅 2006 《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标句词》，《中国方言学报》第 1 期，第 107-121 页。

方梅 2013 《助动词在汉语口语中的虚化》，《木村英樹教授還曆記念 中国語文法論叢》，白帝社，1-15 页。

高怡喆 2015 《责备义话语标记“你说你”的考察》，《法大研究生》第一期 230-244 页。

耿小敏 2006 《“我说”类元语言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谷峰 2004 《[你说] 变体的使用特征及 [你说] 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研究》第 2 期，19-31 页。

郭锐 2012. 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语言变异和演变的限制和路径《对外汉语研究》，第 00 期：96-130 页。

- 韩荔华 1994 《论重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71-80页。
- 胡裕树 1995 《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黄伯荣、廖序东 2002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 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 姜炜、石毓智 2008 《“什么”的否定功用》，《语言科学》第3期：270-277页。
- 李向农 1985 《对《汉语口语里的追加现象》的一点补充》，《汉语学习》第4期：11页。
- 李宇明 1996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11-20页。
- 李宗江 2008 《表达负面评价的语用标记“问题是”》，《中国语文》第5期，423-426页。
- 李宗江 2009 《“看你”类话语标记分析》，《语言科学》第3期，106-112页。
- 梁锦祥 2000 《元语言否定的否定对象》，《外语学刊》第3期：63-69页。
- 刘菲露 2012 《“你看你”与“我看我”的构式解析》，话语功能及其成因，《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第4期，21-24页。
- 刘丽艳 2005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刘月华 1986 《对话中“说”“想”“看”的一种特殊用法》，《中国语文》第3期，168-172页。
- 陆俭明 1980 《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1-8页。
- 吕叔湘、朱德熙 1979 《语法修辞讲话》，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孟琮 1982 《口语里的一种重复—兼谈“易位”，《中国语文》第3期：174-178、204页。
- 潘悟云 2002 《汉语否定词考源—兼论虚词考本字的基本方法》，《中国语文》第4期：302-309、381页。
- 齐沪扬 2007 《新编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
- 史有为 1992 《呼唤柔性》，海南出版社。

史有为 2015 句子碎片与话尾巴,《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暨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三十周年庆典》大会报告论文。

汪维辉 2003 《汉语“说”类动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第4期,168-172页。

王力 1954 《中国现代语法》,中华书局。

吴丹华 2010 《“X 什么 X”的否定特性》,《梧州学院学报》第4期:59-60页。

吴丹华 2011 《“X 什么 X”结构性质新探》,《中南大学学报》第2期:180-184页。

吴福祥 2004 《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新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18-24页。

吴福祥 2005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语言科学》第2期,22-34页。

西村英希 2013a 《情态副词的“后置”与“复用”》,《日本中国語学会第63回全国大会予稿集》:64-65页,好文出版。

西村英希 2013b 《“都 XP 了”构式的主观消极情态意义》,《中国語研究》第55号:22-34页,白帝社。

邢向东 2002 《神木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邢向东 1994 《神木话的结构助词“得来/来”》,《中国语文》第3期:208-209页。

邢向东 2006 《陕北神木话的准语气词“是”》,《方言》第4期:335-342页。

邢向东 2007 《移位和隐含:论晋语句中虚词的语气词化》,《語言暨語言學》总第8卷第4期:1025-1041页。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許宝华、汤珍珠主编 1988 《上海市區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杨德峰 2002 《半载话格式的修辞作用》,《修辞学习》总第112期:31-32页。

姚剑鹏 2008 《对会话自我修补的研究》,《当代语言学》第2期:55-65、98页。

姚小鹏 2011 《追补性“当然”的篇章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56-62页。

姚占龙 2008 《“说”、“想”、“看”主观化及其诱因》,《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51-57 页。

殷树林 2012 《话语标记的性质特征和定义》，《外语学刊》第 3 期：91-95 页。

张敏 2001 《汉语方言重叠式语义模式的研究》，《中國語文研究》第 1 期：24-42 页。

张旺熹 2009 《汉语人称代词类话语标记系统的主观性差异——基于两部电视剧台词的分析》，《汉语学习》第 3 期：3-11 页。

张旺熹 2009 《对话语境与副词“可”的交互主观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8 页。

张旺熹 2012 《汉语口语成分的话语分析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张先亮、郑娟曼 2009 《“责怪”式话语标记“你看你”》，《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202-209 页。

张燕春 2004 《易位与倒装和追补》，《汉语学习》，第 4 期：28-30 页。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 2001 《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

张谊生 2005 《副词“都”的语法化与主观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 1 期：56-62 页。

赵元任 1968/1980 《中国话的文法》（修订译本），丁邦新译，中文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12 《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朱军、盛新华 2002 《“V 什么 V”式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92-95 页。

朱妹 2006 《浅析现代汉语口语中的“X 什么 X”句式》，《福建教育学院学报》第 10 期：75-76 页。

租利军 2010 《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的话语标记语的英译研究——以《红楼梦》中的“我想”为例》，《外语教学》第 3 期：96-99、117 页。

—英語文献—

- Forza, Francesca. 2011. “Doubling as a Sign of Morphology: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Universal Language* 12(2), pp. 7-44.
- Gil, David. 2005. “From Repetition to Reduplication in Riau Indonesian”,
In: Hurch B. (ed.) *Studies on Reduplic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31-64.
- Schiffrin, Deborah.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2010. Revising subjectification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Kristin Davidse, Lieven Vandelanotte, and Hubert Cuyckens (eds.), *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De Gruyter Mouton, pp. 29-70.

—日本語文献—

- 白川博之 2009 『言いさし文の研究』, ひつじ書房。
- スティーブン・ピンカー (Steven Pinker) 2009 『思考する言語<上>—「ことばの意味」から人間性に迫る』, NHK ブックス。

〈语料出处〉

语料库：

《CCL 语料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北京口语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电视剧：

《二叔》

《离婚律师》

《龙门镖局》

《裸婚时代》

《大男当婚》

《无贼》

《咱们结婚吧》

电视节目：

《80 后脱口秀》

附录及附表

附录 1 《北京口语语料》简介

《北京口语语料》是很有特点但知名度（尤其是在日本）却还不是很高的语料库，因此，下面转载一段该语料库的简介：

1981 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生一系开始实施“北京口语调查”研究课题。1984 年，该课题转由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负责。1986 年和 1987 年，该课题先后被列入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1992 年通过专家鉴定。该课题先后由宋孝才、吕必松、任远、常宝儒担任负责人，由刘杰、常宝儒主持日常研究工作。

“北京口语调查”课题采用谈话和录音的方式，按照社会语言学的抽样原则，在北京城区和郊区共调查了近 500 个在北京生长的人，得到录音磁带共 210 盘。课题组经审查确定其中 374 人 120 盘录音带的材料为有效材料。课题组对这 374 人 120 盘录音带的材料进行整理加工，取得了剪辑录音带、转写文本、语料库等一系列成果。

经过多年辗转，课题组当年未处理的约 100 多人（除了 374 个有效说话人以外的调查对象）的 90 盘（ $210-120=90$ ）录音带，除了 6 个说话人的录音材料以外，下落不明。在已处理的 374 人 120 盘录音带中，有 1 盘（4 个说话人）的声音材料已经完全损坏，今存 370 人 119 盘录音带。精加工的 102 人的 40 万字转写文本今存有电子文件及其打印件。其余 272 人的 130 万字转写文本的电子文件下落不明，只有打印件。带词性标注的文件下落不明，带汉语拼音标注的文件显示为乱码，已无法使用。语料库在现在的电脑系统里已无法使用。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自 2001 年建立以来，把重建完整、科学、实用的“北京口语语料”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4 年，“当代北京话应用研究”课题（曹志耘主持）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立项。在随后的几年里，课题组开展了下列工作：清理旧资料，录入无电子文件的语料，听录音校对文字，重新统一编排，把录音带转为数字形式，进行话语分析标注和语音特征标注，建立“文本-声音”链接，试用检索软件，等，最终建成完整版“北京口语语料”，并完成一批相关成果。完整版“北京口语语料”的基础语料包括：（1）由 370 人 119 盘录音带转换成的有声语料文件（wav 格式），（2）与录音文件相对应的 184 万字的转写文本（word 文件。其中有 4 人的语料缺录音）。承担上述工作的，除了曹志耘以外，还有周晨萌、李咸菊、刘晓海、张世方、张燕来、黄晓东、解正明、王莉宁等人。

附录 2 转写文本(节选)

001 | 1901 | 男 | 回 | 牛街 | 小学 | 街道干部 | E

开始一天的生活啊,每天哪,早起五点钟,起床。梳洗完了呢,就出去了。每天上哪儿?宣武公园。到宣武公园儿里头啊,我买了个月票,宣武公园,哎,每天去。这月票啊,一,一块钱,每月一块。一天哪,我去两次,每天去两次。早起呀,到那儿去呀,就是,就是宣武公园儿里头就是练哪,男的女的都是,净是练的,活动身体的。我呀,也不跟他们活动。我单独的啊,也是,瞎活动活动,哎。对于四肢是,反正是都活动活动吧,反正有好处。再活动完了呢,就出这个花园儿的北门儿,奔国华商场那边儿。国华商场那边儿是干什么去?那边儿有一自由市场,卖,卖菜的什么的,哎。我每天回来,在自由市场那呵儿,绕一弯儿,带点儿菜,回家来。到家了呢,我们这老伴儿吧,看不见,双目失明。我回来,买到菜回来,做个什么,洗,做。整个儿这一天的生活,哎,整个儿的,我担负着。做完了饭呢,也,我

们俩吃完饭呢以后啊,哎,中午就是,她就休息了。她休息,我怎么着啊?我中午还出去,还是活动去。哎,活动完喽,回来,该做晚饭啦,啊。做完晚饭就没什么事儿了就是。看看哪,街坊有那个电视,看看电视。嗯,时间也长不了。因为什么哪,那精力就就就什么了,就,啊,钉不住了。反儿钉这个,最迟啊,钉这个,九点到十点,就睡觉了。睡觉以后哇,就是,哎,这一觉儿啊,这一觉儿就是,四点多钟五点钟就醒了。每一天的生活呀,就这样儿,嗯。偶尔的我呀,也是,哎哟,反儿天,自己感觉吧岁数儿大了就是,能够,有机会能够外头啊,娱,哎,玩儿会儿,是哇,心里痛快痛快。哎,前天哪,我就上中和戏院,买张京剧票。哎,《四郎探母》,哎,哎,听着还挺好,老戏,是吧。我我到那个,到戏馆子,我感,我到那儿看了看哪,感觉,听这京剧的呀,净是老人,因为年轻的他不好看这京剧。年轻的就好,看看什么呀,跳舞的,什么的,净这这事儿,嗯。哎,这京剧我看着,挺好,嗯。啊,这一天的生活。哎,看完了京剧回来,回来呀,家里这,我们老伴儿一瞧说,好,都十二点了,你才回来,怎么办呢?我说干脆咱们吃芝麻酱面得了,又省事,和芝麻酱,哎,沏点儿酱油皮子。我们俩正吃,正吃着呢,啊,我们二儿子来了。我们那二儿子呀,他的老伴儿死啦,死二年啦。新近哪,哎,结婚了。带着这个,带他这个,爱人儿来了,嗯。到家看了看,哎,我瞧还挺好,嗯。这位女这位女同志姓薛,啊,姓薛。哎,这个人我看着挺正派,挺大方,还是,还不像一般的这个家庭妇女啊那么那么什么,嗯,显小挺小气的。这挺好,这人,嗯。在这儿,我给她买了一瓶儿什么,桔汁儿,哈,沏点儿桔汁儿吧,哎。喝完了,后首儿给他送走了,哎。我看,我瞧着,哎,挺高兴,挺高兴。

我这个大小子呀,在东郊住,远。快六十了,五十九。那大姑娘啊,在月坛,有一个老姑娘在樱桃园儿。经常这老姑娘啊,偶尔地,净来,来到家来,看看。现在我们就老俩,一八十三,一八十四。

市场啊,现在市场,我感觉着,很活跃,市场很活跃。市面儿啊,也比过去,我感觉着 好得多。主要的原因什么?就是生活都提高了。提高的原因就是什么呀?就是过去呀有很多的种种的限制,现在没有限制啦。您拿这个自由市场,啊,做各种的生意的,都有了。过去 受限制很大,这儿不许摆,那儿不许设立什么的。现在随便儿,只一不影响交通,你随便儿 摆。各种的买卖,都多了。啧,我个人感觉着,哎,市市面儿这活跃得多。人民的生活,也 都,都好啦。

我的个,我这个生活呀,我们这老俩是一百块钱,一百块钱。我每月就是哎,一一,不 存钱,每月光。每月到这月底,哎,这一百块钱哪花得也就剩个几块了。嗯,过了这几天哪,过了两三天哪,哎,单位又发工资来,又接上了。就这事儿,挺好,啊,一点儿顾虑没有, 嗯。我的思想也没有什么现在什么,哎,攒点儿钱吧,置点儿产业吧什么的,我也,我也没 那种思想,我也不置。一月一光,一月一光,也不存。商店也都是活跃。现在大小的商店, 生活得,收入,都好,都活跃。每个商店的这个,职工吧,就是说,收入也挺高。过去那阵 子商店那是,可了不得,啊。由那掌柜的吧那是,哈,就是这个,种种的什么,就限制。现 在商店好。现在的商店这个服务员儿,态度也好。总的说起来,他们生活也好。现在商店每 一个什么,都是,奖金都是几十块,商店。过去哪儿有啊?过去商店,你买卖做得再好,都 是个人的,都是那掌柜个人儿的,啊。掌柜的这收入,赚了一百块钱,掌柜得九十。剩那十 块钱,跟这商店的伙计你们大伙儿分。现在不是这样儿啊,是不是?市场也多,市场也多。 嗨,这个,货物也多,货也多了。您说现在这个,就这个自由市场,卖什么都有。鲜菜,鲜 菜、鱼、虾,都有。反正是,您多花点儿钱儿吧,啊。您想买什么都有啊。结果你多花的钱 呢,你收入还多了呢,一个样,是啊,活跃市面儿嘛!

文化娱乐也好啊,文化娱乐。你看,现在,过去很多的那个,京剧呀,很多的不叫唱, 京剧。这老人儿爱看京剧。京剧很多的不不叫唱。拿昨天我听那《四郎探母》,过去不叫唱。

过去还有这个这个,旧戏,《勒马湖》,哈哈,这都旧旧京剧,都不叫唱。还一种就是,也属于迷信吧,《探阴山》,包公啊,哎,夜里这什么,灵魂,到阴山去。哎,现在就是唱,唱叫 你听着,哎,哎,有意思。别什么,那阵儿,说是《探阴山》属于迷信,不许唱。《四郎探 母》那四郎到那什么,属于叛徒,啊,里通外国啦,啊,四郎,是不是,在北国又上南国去 了,又又见他母亲去了,又跟他母亲难舍难离的,是不是。那阵儿,后首儿是分析这京剧都 这么什么了。所以这京剧种种的,每一出戏,京剧都有什么,都有问题。结果,通过阶级分 析,是不是啊?他不是那个,他没靠着这个,娱乐的这方面儿他,考虑。用阶级一分析呀, 那简直就是。反正不能忘掉阶级反正,肯定的这点儿。什么事不能阶级都分析。你说做小生 意的,吆喝,吆喝一声,吆唤错了,也拿这阶级分析去,你说是吧。所以人闹得人哪,都 不敢迈步。嗯,每办一件事,前思后想,顾虑重重。

过去咱们,就拿牛街这地方儿,对于这个礼拜寺,过去有很多的什么。告儿说什么,礼拜呀,拜主儿啦,认为都是,都属于迷信吧。现在就是,哎,宗教信仰自由。他信仰,他给主磕头,你是无神论者,你你就别限制着他,是不是?过去这个,因为这点儿,我告儿您,民族之间的,很什么,不团结,搞得。文化娱乐,挺好,现在文化娱乐。这个,拿这个,最近这个什么吧,这电视剧,那个《四世同堂》,啊,很受欢迎。啊,很受欢迎。哎,上回这儿,在这儿开了一次座谈会,我们这马主任还没回来呢,座谈会,关于《四世同堂》的群众的看法儿,大多数,百分之百的,欢迎,这个电视剧,都希望继续这是,播,播演。可能,说是由今天开始又重播了,嗯。《四世同堂》里的那个,那叫什么,那个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那个,啊。就反映的什么的这个人的,啊,在那个社会,各种人的这个,看法儿,阶级立场。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那个,挺什么的那个?啊,大赤包儿。您瞧瞧那个人,啊,哎。那个人就,她就那么个看法儿,跟着就吃,喝,啊,往上爬。嗯,自己这个,给自己这个,人格儿,都都没啦!啊,大大赤包儿。老警察,白,那叫白巡官是不是?您瞧见没有,处在 那个地儿,那个地位,啊,那个社会,还得,他这是,各方面都那么应付着。就提这个这个 四世,昨儿谈了谈这《四世同堂》,啊。回想起来呀,我想起这个这个老舍,啊,那是在那个统治阶级那个,人作出这个,和很多的什么呀,《茶馆儿》、《龙须沟》,就这个,都是这老舍作的。就是说,人家那那思想那个,进步的人士啊,啊,那阵儿谁敢什么呀?啊。现在人家,敢做出这个什么反映,反映出那个统治阶级人压迫人的那种黑暗的社会,人就敢揭露出来,啊。尤其看,那个《茶馆儿》那剧我看过。嗯,最痛心的有一个太监,老太监,老太监呢,要娶一小老婆。那个那个卖自己的姑娘,那个姑娘给这小老婆,嗯,带着这个姑娘啊,见这个谁,太监去,这老太监。老太监一瞧这姑娘好,这,给这姑娘吓背过气去了。最后,还是,给这个,当了这个老太监的小老婆儿了,这个姑娘。就说那个社会这个人与人之间,一点儿,甭说感情啊,一点儿人性都没有,一点儿人性都没有。

啊,嗨!那是更了不得了,哎,交通啊,洋车,拉洋车。后首儿那个,那叫什么什么叮叮儿,是哇?叮叮儿车,哎。就是□□□(diang diang diang)净什么,叮叮儿车。哎,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叫叮叮儿车,这叮叮儿车呀,每这个车上的乘客有二十个人哪,得有十九个人不买票,十九个人不买票。卖票的就是,就不敢过去卖去。一瞧就是什么本地的巡官,哪儿的巡警,这儿的侦缉队,啊。巡官、巡警、侦缉队这都不打票。这个,一天的这个这个,八个小时,这车收回去呀,卖不了几张票。买票的主儿呀,都是一般的这个,哎,老老老实实在的人。稍微的什么一点儿都不买票,一个跟一个学。卖票的紧着一什么呀,打卖票的。这交通。再说啊这个这个,这洋车,拉洋车,那洋车那更苦啦,人力车。你看过那个,电影儿啦什么上头有那个人拉的人力车,那人力车那个,更惨,哎。拉着人的,啊,拿着人哪,真是就当个牲口哇,啊,哎,他在上坐着,那人拉着。一天,每天交车份儿,这车租出去呀,是,两毛钱吧,就这么比方吧。每一天你收收车的时候儿,必须得交这个两毛钱。有的时候

儿,就是拉不着,不交车份儿,第二天,头天你交不了车份儿,第二天就不租给你了,这车,车就不租你了。有的时候儿就是差几,差点儿钱,跟这个,熟人儿吧,或者什么,凑合吧,给

这车份儿交了。车啊, 那阵儿, 车厂子租车的呀, 有一个车厂子。这车厂子有这个十几个这个旧车。每天拉车的, 去, 上那车厂子, 上这车厂子拉出车去。一拉车的带一号坎儿, 就那么一坎肩儿, 上头有有那个字, 有号码儿, 嗯。那个那个坎肩儿啊, 是公家, 说, 买, 卖。没有那坎肩儿你不能拉车。车厂子怎么, 算, 还得公家就卖的这坎肩儿得卖车厂子, 一个坎肩儿是多少, 几毛钱吧。你没这个, 没这坎肩儿, 你不不许你拉车呀。就说人与人之间那阵儿, 那份儿残酷劲儿呀。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感情一点儿都没有。现在啊, 你再, 现在交通情况多好, 现在交交通情况多好哇! 您看看。嗯, 偶尔地感觉啊, 路窄点儿啦, 哈哈, 车 多了, 各种的车, 尤其现在就这个, 这个这个, 骑的这个这个摩托车, 戴着钢盔的这个, 啊。 摩, 我一我一瞧, 戴着那钢盔哟, 往脑袋上一戴, 我思想也是保守吧, 我说这是玩儿命呢! 这是, 是不是啊? 戴着钢盔嘛! 真真快, 啊。有的, 后, 头里戴着钢盔, 后头还, 还挎着一个, 挎着一女的, 有的是夫妻俩啦什么的, 是啊。那交通那份儿快劲儿啊真是, 玄, 啊。

附录 3

我说我，							
序号	出生	性别	民族	地区	文化	职业	话题
(59)	1914	男	汉	卢沟桥	小学	司机	D
(60)	1916	男	汉	海淀	初中	售票员	E
(61)	1931	女	汉	牛街	初中	售票员	C
(62)	1937	女	汉	海淀	小学	家庭妇女	A
(63)	1940	女	汉	卢沟桥	小学	售货员	D
(64)	1948	女	汉	西城	中专	护士	F
(65)	1950	男	汉	东城	初中	售货员	F
(66)	1962	男	汉	卢沟桥	高中	街道干部	F
(67)	1963	男	汉	东城	高中	待业	A

我说我。							
序号	出生	性别	民族	地区	文化	职业	话题
(68)	1940	女	汉	卢沟桥	小学	售货员	A

你说你，							
序号	出生	性别	民族	地区	文化	职业	话题
(69)	1922	男	蒙	海淀	初中	干部	B
(70)	1930	女	汉	天桥	初中	干部	E
(71)	1940	女	回	天桥	小学	工人	D
(72)	1953	男	满	海淀	初中	医生	C
(73)	1953	男	满	海淀	初中	医生	C
(74)	1959	女	汉	西城	高中	待业	B
(75)	1962	男	汉	卢沟桥	高中	街道干部	F
(76)	1963	男	汉	西城	大学	学生	E

话题备注：

- A：居住条件、健康状况、游览、恋爱婚姻、福利事业
 B：家庭、教育、特殊经历或遭遇、生育、社会治安
 C：学习、就业、摆脱困境、丧葬、旅行
 D：工作、工资、气候、货币、见闻

E: 一日生活、市场、文化娱乐、交通

F: 个人经历、物价、体育活动、拜访或迎送